



139428 v.1



登記號	007368
類號	
冊數	一冊
全書	二冊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OF THE S. C. C.





刻越絕書序

明進士白馬令西蜀張佳胤



越絕名實群籍辨者非一咸無核焉書蓋古
而末攷按載多吳越事崇文摠目謂端木賜
作尤非其文辯而奇博而機藏知周信重雙
明勇與國策諳權傾押者異獨陳成子篇愚
間列國操縱成敗固遊士譚也據春杪哀公
使賜正吳尋盟以尊魯斯後人襲事聘辭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將嫁于善言子貢徵信焉博材如子長史記亦云然也不知伯術耻稱聖門茲書或及秦漢陳氏謂戰國人所為漢人從而附益似矣賜也乎哉舊本自宋嘉定間刻于吾蜀夔門再刻會稽乃久遠不直嘗思廣傳黎陽盧少梗出孟汝再家藏舊本于予頗為完善二子好古博文雅會斯志爰校刻于白馬雙栢堂交成厥美云爾嘉靖三十三年夏六月朔日序

越絕書

越絕外傳本事第一



問曰何謂越絕越者國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齊魯皆以國為氏姓是以明之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當是之時齊將伐魯孔子耻之故子貢說齊以安魯子貢一出亂齊破吳興晉疆越其後賢者辯士見夫子作春秋而畧吳越又見子貢與聖人相去不遠脣之



將嫁于善言子貢徵信焉博材如子長史記亦云然也不知伯術耻稱聖門茲書或及秦漢陳氏謂戰國人所為漢人從而附益似矣賜也乎哉舊本自宋嘉定間刻于吾蜀夔門再刻會稽乃久遠不直嘗思廣傳黎陽盧少梗出孟汝再家藏舊本于予頗為完善二子好古博文雅會斯志爰校刻于白馬雙栢堂交成厥美云爾嘉靖三十三年夏六月朔日序

越絕書

越絕外傳本事第一

問曰何謂越絕越者國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齊魯皆以國為氏姓是以明之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當是之時齊將伐魯孔子耻之故子貢說齊以安魯子貢一出亂齊破吳興晉疆越其後賢者辯士見夫子作春秋而畧吳越又見子貢與聖人相去不遠脣之



與齒表之與裏蓋要其意覽史記而述其事也

問曰何不稱越經書記而言絕乎曰不也絕者絕也句踐之時天子微弱諸侯皆叛於是句踐抑疆扶弱絕惡反之於善取舍以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沂開陽復之於魯中國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在於內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故作此者貴其內能自約外能絕人也賢者所述不可斷絕故不爲記明矣

問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用賢者誅服疆楚何不言齊絕乎曰桓公中國兵疆霸世之後威凌諸侯服疆楚此正宜耳夫越王句踐東垂海濱夷狄文身躬而自苦任用賢臣轉死爲生以敗爲成越伐疆吳尊事周室行霸琅邪躬自省約率道諸侯貴其始微終



能以霸故與越專其功而有之也

問曰然越專其功而有之何不第一而卒本
吳太伯為曰小越而大吳小越大吳奈何曰
吳有子胥之教霸世甚久北陵齊楚諸侯莫
敢叛者乘薛許邾婁呂旁轂趨走越王句踐
屬芻菹養馬諸侯從之若果中之李反邦七
年焦思苦身克已自貴任用賢人越伐疆吳
行霸諸侯故不使越第一者欲以貶大吳顯
弱越之功也

問曰吳亡而越興在天與在人乎皆人也夫
差失道越亦賢矣濕易雨飢易助曰何以知
獨在人乎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大宰死
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
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
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聖人不妄言
是以明知越霸矣何以言之曰種見豕蟲之時



入越而止賢者不妄言以是知之焉

問曰越絕誰所作吳越賢者所作也當此之時見夫子刪書作春秋定王制賢者嗟歎決意賢史記成就其事

問曰作事欲以自著今但言賢者不言姓字何曰是人大雅之才直道一國之事不見姓名小之辭也或以爲子貢所作當挾四方

不當獨在吳越其在吳越亦有因矣此時子貢爲魯使或至齊或至吳其後道事以吳越爲喻國人承述故直在吳越也當是之時有聖人教授六藝刪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越絕小藝之文固不能布於四方焉有誦述先聖賢者所作未足自稱載列姓名直斥以身者也一說蓋是子胥所作也夫人情泰而不作窮則怨恨怨恨



則作猶詩人失職怨恨憂嗟作詩也子胥懷
忠不忍君沈惑於讒社稷之傾絕命危邦不
顧長生切切爭諫終不見聽憂至患致怨恨
作文不侵不差抽引本末明已無過終不遺
力誠能極智不足以身當之嫌於求譽是以
不著姓名直斥以身者也後人述而說之乃
稍成中外篇焉

問曰或經或傳或內或外何謂曰經者論其
事傳者道其意外者非一人所作頗相覆載
或非其事引類以託意說之者見夫子刪詩
書就經易亦知小藝之復重又各辯士所述
不可斷絕小道不通偏有所期明說者不專
故刪定復重以爲中外篇一作馬

越絕外傳本事第一



越絕卷第一

越絕荆平王內傳第二

昔者荆平王有臣伍子奢奢得罪於王且殺之其二子出走伍子尚奔吳伍子胥奔鄭王召奢而問之曰若召子孰來也子奢對曰王問臣對而畏死不對不知子之心者尚爲人也仁且智來之必入胥爲人也勇且智來必不入胥且奔吳邦君王必早閉而晏開胥將



越絕卷第一

越絕荆平王內傳第二

昔者荆平王有臣伍子奢奢得罪於王且殺之其二子出走伍子尚奔吳伍子胥奔鄭王召奢而問之曰若召子孰來也子奢對曰王問臣對而畏死不對不知子之心者尚爲人也仁且智來之必入胥爲人也勇且智來必不入胥且奔吳邦君王必早閉而晏開胥將



使邊境有大憂於是王即使使者召子尚於
吳曰子父有罪子入則免之不入則殺之子
胥聞之使人告子尚於吳吾聞荆平王召子
子必母入胥聞之入者窮出者報仇入者皆
死是不智也死而不報父之仇是非勇也子
尚對曰入則免父之死不入則不仁愛身之
死絕父之望賢士不爲也意不同謀不合子
其居尚請入荆平王復使使者召子胥於鄭

曰子入則免父死不入則殺之子胥介冑毅

弓出見使者謝曰介冑之士固不拜矣一作

請有道於使者王以奢爲無罪赦而蓄之其

子又何適乎使者還報荆平王王知子胥不

入也殺子奢而并殺子尚子胥聞之即從橫

領上大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邦堂

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一作於是乃南奔吳

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



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
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碕子胥即從漁者
之蘆碕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
渡河何爲不出船到即載入船而伏半江而
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爲誰還得報子之厚德
漁者曰縱荆邦之賊者我也報荆邦之仇者
子也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爲子胥即解其
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直百金請以與

子也漁者曰吾聞荆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
者購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荆平王之千金何
以百金之劍爲漁者渡于于斧之津乃發其
簞飯清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母令追者
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已而去顧謂漁者
曰掩爾壺漿無令之露漁者曰諾子胥行即
覆船挾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明無洩也
子胥遂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於瀨



水之中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即
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謂
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
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子
胥遂行至吳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正
疑之而道於闔廬曰市中有非常人徒跣被
髮乞於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荆平王殺
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彼

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仇者王即使召
子胥入吳王下階迎而唁數之曰吾知子非
恒人也何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
無罪而平王殺之而并其子尚子胥遯逸出
走唯大王可以歸骸骨者惟大王哀之吳王
曰諾上殿與語三日三夜語無復者王乃號
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聽子胥之教者猶
不聽寡人也罪至死不赦子胥居吳三年大



得吳衆闔廬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聞
諸侯不爲匹夫興師於是止其後荆將伐蔡
子胥言之闔廬即使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
戰十五勝荆平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操鞭
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
而子殺之今此報子也一作後子昭王臣司
馬子其令尹子西歸相與計謀子胥不死又
不入荆邦猶未得安爲之柰何莫若求之而

與之同邦乎昭王乃使使者報子胥於吳曰
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尚
少未有所識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
寡人亦不敢怨子今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
墳墓丘冢爲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
與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爲名名即章以此
爲利利即重矣前爲父報仇後求其利賢者
不爲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者



遂還乃報荆昭王曰子胥不入荆邦明矣

越絕卷第一

越絕卷第二

越絕外傳記吳地傳第三

昔者吳之先君太伯周之世武王封太伯於吳到夫差計二十六世且千歲闔廬之時大霸築吳越城城中有小城二徙治胥山後二三而至夫差立二十三年越王句踐滅之

闔廬宮在高平里

射臺二一在華池昌里一在安陽里



南越宮在長樂里東到春申君府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姑胥之臺旦食於紐山晝遊於胥毋射於軀陂馳於遊臺興一作樂

越走犬長洲吳王大霸楚昭王孔子時也吳大城周四十七里一百一十步二尺陸門八其二有樓水門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東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

闔廬所造也吳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

吳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廣二丈七

丈七尺門三皆有樓其二增水門二其一有樓一增柴路

東宮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路西宮在長秋周一里二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

伍子胥城周九里二百七十步小城東西從



武里面從小城北邑中徑從閭門到婁門九
里七十二步陸道廣二十三步平門到蛇門
十里七十五步陸道廣三十三步水道廣二
十八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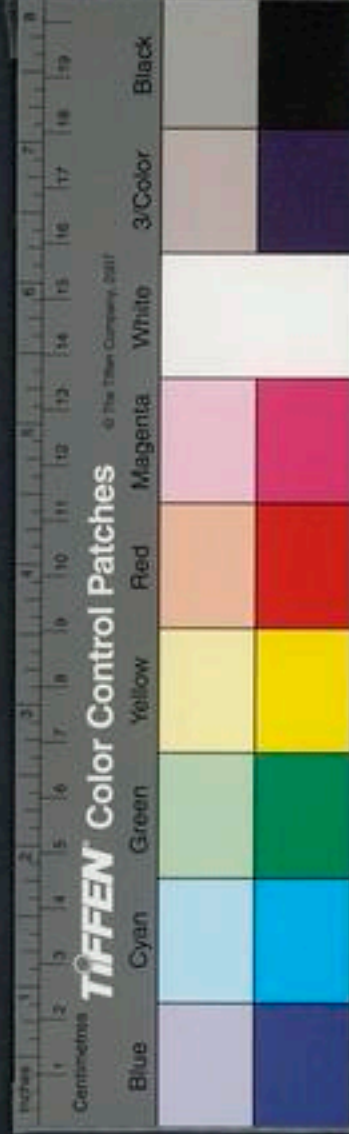
吳古故陸道出胥明奏出土山度灌邑奏高
頸過猶山奏大湖隨北顧以西度陽下溪過
歷山陽龍尾西大決通安湖

吳古故水道出平門上郭池入瀆出巢湖上
虛地過梅亭入楊湖出漁浦入大江奏廣
吳古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夷奏山陰辟塞者
吳備候塞也居東城者闔廬所遊城也去縣
二十里

柴碎亭到語兒就李吳侵以爲戰地

百尺瀆奏江吳以達糧

千里廬虛者闔廬以鑄千將劔歐冶僮女三
百人去縣二里南達江



閻門外高頸山東桓石人古者名石公去縣
二十里

閻門外郭中冢者闔廬冰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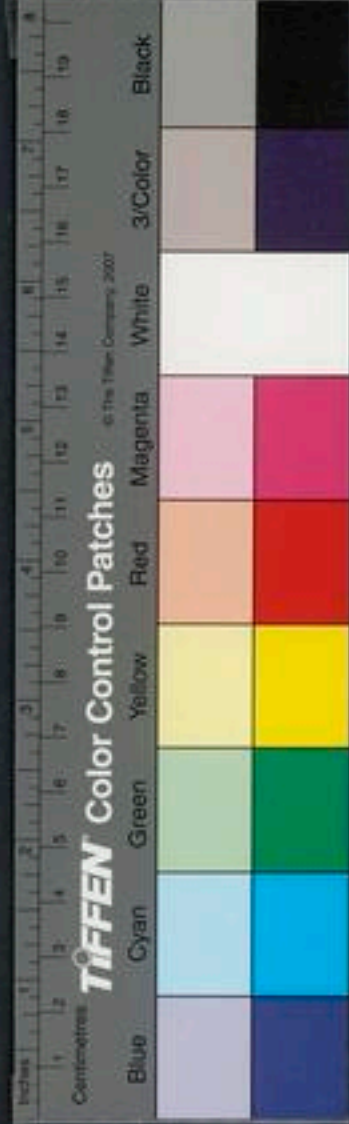
闔廬冢在閻門外名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
深丈五尺銅槩三重墳池六尺玉鳧之流扁
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時耗魚腸之劍
在馬千萬人築治之取土臨湖口築三日而
成虎居上故號爲虎丘

虎丘北莫格冢古賢者避世冢去縣二十里
被奏冢鄧大冢是也去縣四十里

闔廬子女冢在閻門外道北下方池廣四十
八步水深二丈五尺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
寸遂出廟路以南通姑胥門并周六里舞鶴
吳市殺生以送死

餘杭城者襄王時神女所葬也神多靈

巫門外糜湖西城越宋王城也時與搖城王



周宋君戰於語招殺周宋君母頭騎歸至武里死亾葬武里南城午日死也

巫門外冢者闔廬冰室也

巫門外大冢吳王客齊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善爲兵法

地門外塘波洋中世子塘者故曰王世子造以爲田塘去縣二十五里洋中塘去縣二十六里

蛇門外大丘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十五里築塘北山者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二十里近門外欏溪橫中連鄉大丘者吳故神巫所葬也去縣十五里

婁門外馬亭溪上復城者故越王餘復君所治也去縣八十里是時烈王歸於越所載襄王之後不可繼述其事書之馬亭溪婁門外鴻城者故越王城也去縣百五十里



婁門外雞陂墟故吳王所畜雞使李保養之
去縣二十里

胥門外有九曲路闔廬造以遊姑胥之臺以
望太湖中闕百姓去縣三十里

齊門闔廬伐齊太克取齊王女爲質子爲造
齊門置於水海虛其臺在車道左水海右去
縣七十里齊女思其國死葬虞西山吳北野
禺禱東所舍大嚠者吳王田也去縣八十里

吳西野鹿陂者吳王田也今分爲耦瀆

胥卑虛去縣二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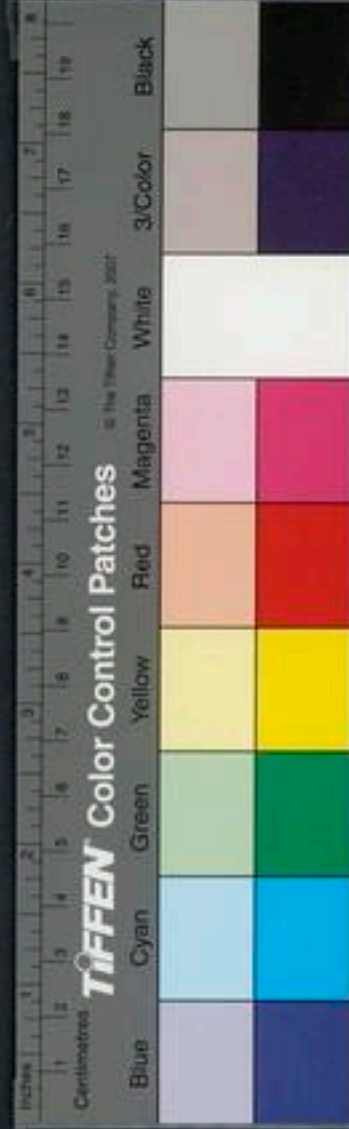
吳北野胥主嚠者吳王女胥主田也去縣八
十里

麋湖城者闔廬所置麋也去縣五十里

欐溪城者闔廬所置船宮也闔廬所造

婁門外力士者闔廬所造以備外越

巫欐城者闔廬所置諸侯遠客離城也去縣



十五里

由鍾窮隆山者古赤松子所取赤石脂也去縣二十里子胥死民思祭之

苻碓山故爲鶴阜山禹遊天下引湖中柯山置之鶴阜更名苻碓

放山者在苻碓山南以取長之

一作人

苻碓山

下故有鄉名苻邑吳王惡其名內郭中名通陵鄉

里 苻碓山南有大石古者名爲墜星去縣二十

里 撫侯山者故闔廬治以諸侯冢次去縣二十

里 吳東

一作米

徐亭東西南北通溪者越荆王所

置與麋湖相通也

馬安溪上干城者越干王之城也去縣七十



巫門外宛山大家故越王王史冢也去縣二十里

搖城者吳王子居焉後越搖王居之稻田三百頃在邑東南肥饒水絕去縣五十里

胥女大家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四十五里蒲姑大家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三十里

古城者吳王闔廬所置美人離城也去縣七十里

通江南陵搖越所鑿以伐上舍君去縣五十里

婁東十里坑者古名長人坑從海上來去縣十里

海鹽縣始為武原鄉

婁北武城闔廬所以候外越也去縣三十里今為鄉也

宿甲者吳宿兵候外越也去縣百里其東大



冢搖王家也

烏程餘杭黝歛無湖石城縣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帝刻石徙之

烏傷縣常山古人所採藥也高且神

齊鄉周十里二百一十步其城六里三十步牆高丈二尺百七十步竹柵門三其二有屋虞山者巫咸所出也虞故神出奇怪去縣百五里

毋陵道陽朔三年太守周君造陵道語昭郭

周十里百一十步牆高丈二尺陵門四皆有君水門二

無錫城周二里十九步高二丈七尺門一樓四其郭周一里百二十八步牆一丈七尺門皆有屋

無錫歷山春申君時盛祠以牛立無錫塘去吳百二十里



無錫湖者春申君治以爲陂鑿語昭瀆以東
到大田田名胥卑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
寫西野去縣三十五里

無錫西龍尾陵道者春申君初封吳所造也
屬於無錫縣以秦吳北野胥主嚠曲阿故爲
雲陽縣

毗陵故爲延陵吳季子所居

毗陵縣南城故古淹君地也東南大冢淹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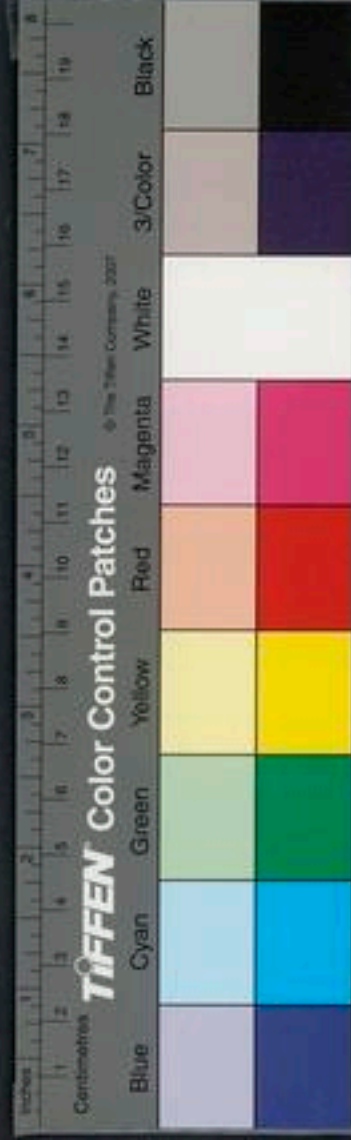
子女冢也去縣十八里吳所葬

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縣七十
里上湖通上洲季子冢古名延陵墟

蒸山南面夏駕大冢者越王不審名冢去縣
三十五里

秦餘杭山者越王棲吳夫差山也去縣五十
里山有湖水近太湖

夫差冢在猶高西卑猶位越王候干戈人一



累土以葬之近太湖去縣十七里
三臺者太宰嚭逢同妻子死所在也去縣十
七里

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其千頃烏程也去縣五
十里

無錫湖周萬五千頃其一千三頃毗陵上湖
也去縣五十里一名射貴湖

尸湖周二千二百頃去縣百七十里

小湖周千三百二十頃去縣百里

蒼湖周六萬五千頃去縣百二十里

乘湖周五百頃去縣五里

猶湖周三百二十頃去縣十七里

語昭湖周二百八十頃去縣五十里

作湖周百八十頃聚魚多物去縣五十五里

昆湖周七十六頃一畝去縣一百七十五里

一名隱湖



湖王湖當問之

丹湖當問之

吳古故祠江漢

一作海

於棠浦東江南為方牆

以利朝夕水古太伯君吳到闔廬時絕胥女

南小蜀山春申君客衛公子冢也去縣三十

五里

白石

一作公

山故為胥女山春申君初封吳過

更名為白石去縣四十里

今太守舍者春申君所造後壁屋以為枕夏

宮

今宮者春申君子假君宮也前殿屋蓋地東

西十七丈五尺南北十五丈七尺堂高四丈

十雷高丈八尺殿屋蓋地東西十五丈南北

十丈二尺七寸戶雷高丈二尺庫東鄉屋南

北四十丈八尺上下戶各二南鄉屋東西六

十四丈四尺上戶四下戶三西鄉屋南北四



十二丈九尺上戶三下戶二凡百四十九丈
一尺檐高五丈二尺霑高二丈九尺周一里
二百四十一步春申君所造

吳兩倉春申君所造西倉名曰均輸東倉周
一里八步後燒更始五年太守李君治東倉
爲屬縣屋不成

吳市者春申君所造闕兩城以爲市在湖里
吳諸里大開春申君所造

吳獄庭周三里春申君特造

土一作山者春申君時治以爲貴人家次去
縣十六里

楚門春申君所造楚人從之故爲楚門

路丘大冢春申君客冢不立以道終之去縣
十里

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
申君於吳三年幽王徵春申爲楚令尹春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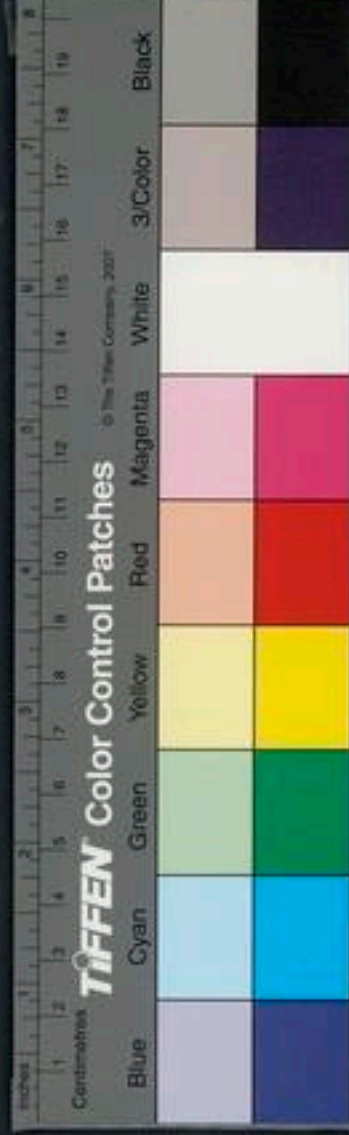
君自使其子爲假君治吳十一年幽王微假
君與春申君并殺之二君治吳凡十四年後
十六年秦始皇并楚百越叛去東名大越爲
山陰也春申君姓黃名歇
巫門外罽罽者春申君去吳假君所思處也
去縣二十三里

壽春東鳧陵亢者古諸侯王所葬也楚威王
與越王無彊竝威王後烈王子幽王後懷王

也懷王子頃襄王也秦始皇滅之秦始皇造
通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馬塘湛以
爲陂治陵水道到錢唐越地通浙江秦始皇
發會稽適戍卒治通陵高以南陵道縣相屬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壞諸侯郡縣城

太守府大殿者秦始皇刻石所起也到更始
元年太守許時燒六年十二月乙卯鑿官池
東西十五丈七尺南北三十丈

戎
戎



漢高帝封有功劉賈為荊王并有吳賈築吳
市西城名曰定錯城屬小城北到平門丁將
軍築治之十一年淮南王反殺劉賈後十年
高皇帝更封兄子濞為吳王治廣陵并有吳
立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立三十二
年反西到陳留縣還奔丹陽從東歐越王弟
夷烏將軍殺濞東歐王為彭澤王夷烏將軍
今為平都王濞父字為仲

匠

一作近

門外信士里東廣平地者吳王濞時

宗廟也太公高祖在西孝文在東去縣五里
永光四年孝元帝時貢大夫請罷之桑里東
今舍西者故吳所畜牛羊豕雞也名為牛宮
今以為園

漢文帝前九年會稽并故鄣郡太守治故鄣
都尉治山陰前十六年太守治吳郡都尉治
錢唐



漢孝景帝五年五月會稽屬漢屬漢者始并
事也漢孝武帝元封元年陽都侯歸義置由
鍾由鍾初立去縣五十里

漢孝武元封二年故鄣以爲丹陽郡

天漢五年四月錢唐浙江岑石不見到七年
岑石復見越王句踐徙瑯邪凡二百四十年
楚考列王并越於瑯邪後四十餘年秦并楚
後四十年漢并秦到今二百四十二年句踐
徙瑯邪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



越絕卷第二

越絕卷第三

越絕吳內傳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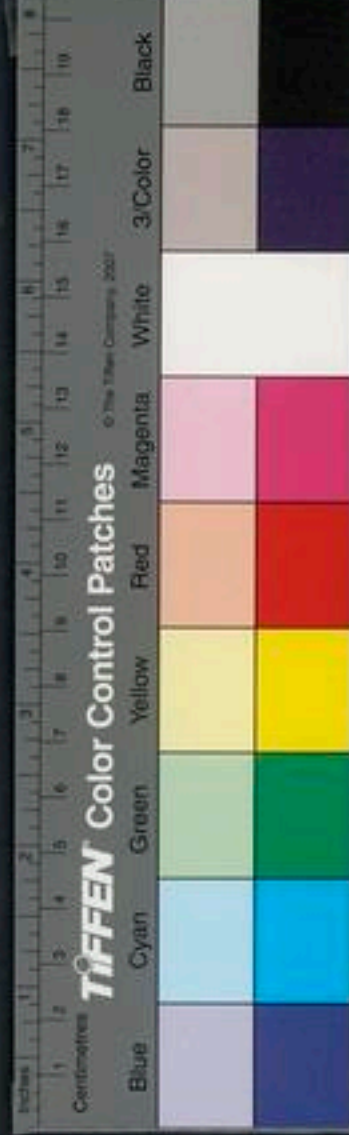
吳何以稱人乎夷狄之也憂中邦奈何乎伍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身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爲匹夫報仇臣聞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行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

蔡昭公南朝楚被羔裘囊瓦求之昭公不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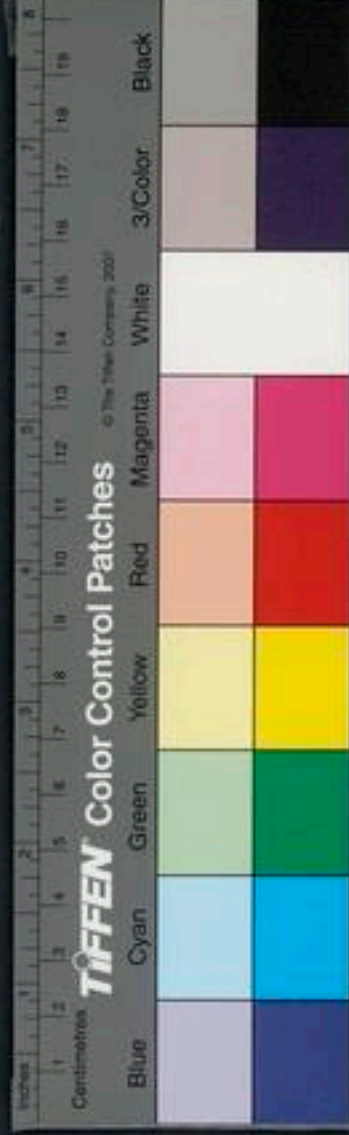


即拘昭公南郢三年然後歸之昭公去至河
用事曰天下誰能伐楚乎寡人願爲前列楚
聞之使囊瓦興師伐蔡昭公聞子胥在吳請
救蔡子胥於是報闔廬曰蔡公南朝被羔裘
囊瓦求之蔡公不與拘蔡公三年然後歸之
蔡公至河曰天下誰能伐楚者乎寡人願爲
前列楚聞之使囊瓦興師伐蔡蔡非有罪楚
爲無道君若有憂中國之事意者時可矣闔

廬於是使子胥興師救蔡而伐楚楚王已死
子胥將卒六千入操鞭笞平王之墳曰昔者
吾先君無罪而子殺之今此以報子也君舍
君室大夫舍大夫室蓋有妻楚王母者囊瓦
者何楚之相也郢者何楚王治處也吳師何
以稱人吳者夷狄也而救中邦稱人賤之也
越王句踐欲伐吳王闔廬范蠡諫曰不可臣
聞之天貴持盈持盈者言不失陰陽日月星



辰之綱紀地貴定傾定傾者言地之長生在
陵平均無不得宜故曰地貴定傾人貴節事
節事者言王者已下公卿大夫當調陰陽和
順天下事來應之物來知之天下莫不盡其
忠信從其政教謂之節事節事者至事之要
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者言天生萬物
以養天下蠓飛蠕動各得其性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不失其常故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
不驕者也地道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者
也言地生長五穀持養萬物功盈德博是所
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者矣言天地之施
大而不可功者也人道不逆四時者言王者
以下至於庶人皆當和陰陽四時之變順之
者有福逆之者有殃故曰人道不逆四時之
謂也因情視動者言存亡吉凶之應善惡之
叙必有漸也天道未作不先爲客者范蠡值



吳伍子胥教化天下從之未有死亾之失故以天道未作不先爲客言客者去其國入人國地未發不先動衆言王者以下至於庶人非暮春中夏之時不可以種五穀興土利國家不見死亡之失不可伐也故地未發不先動衆此之謂也

吳人敗于就李吳之戰地敗者言越之伐吳未戰吳闔廬卒敗而去也卒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疆者爲君南夷與北狄交爭中國不絕如綫矣臣弑君子弑父天下莫能禁止於是孔子作春秋方據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謚也晉公子重耳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疆者爲君文公爲所侵暴失邦奔于翟三月



得反國政敬賢明法率諸侯朝天子於是諸
侯皆從天子乃尊此所謂晉公子重耳反國
定天下齊公子小白亦反齊國而匡天下者
齊大夫無知弒其君諸兒其子二人出奔公
子糾奔魯魯者公子糾母之邦小白奔莒莒
者小白母之邦也齊大臣鮑叔牙爲報仇殺
無知故興師之魯聘公子糾以爲君魯莊公
不與莊公魯君也曰使齊以國事魯君與汝

君不以國事魯我不與汝君於是鮑叔牙還
師之莒取小白立爲齊君小白反國用管仲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爲桓公此之謂也

堯有不慈之名堯太子丹朱倨驕懷禽獸之
心堯知不可用退丹朱而以天下傳舜此之
謂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舜親父假
母母常殺舜舜去耕歷山三年大熟身自外
養父母皆飢舜父頑母嚚兄狂弟敖舜求爲



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獻牛荆之
伯也

越王句踐反國六年皆得士民之衆而欲伐

吳於是乃使之維甲維甲者治甲系斷修一作

循內矛赤雞稽繇者也越人謂人鍛也方舟

航買儀塵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須慮者越人

謂船爲須慮亟怒紛紛者怒貌也怒至士擊

高文者躍勇士也習之於夷夷海也宿之於

萊萊野也致之於單單者堵也

舜之時鯀不從今堯遭帝嚳之後亂洪水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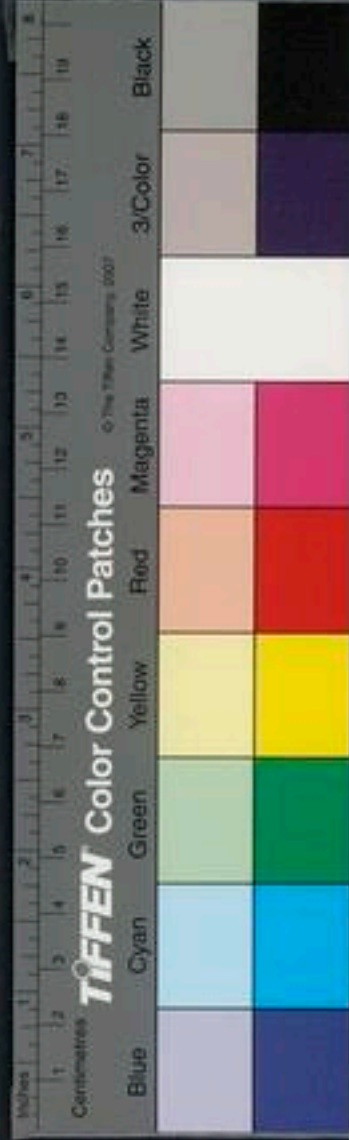
天堯使鯀治之九年弗能治堯七十年而得

舜舜明知人情審於地形知鯀不能治數諫

不去堯殛之羽山此之謂舜之時鯀不從令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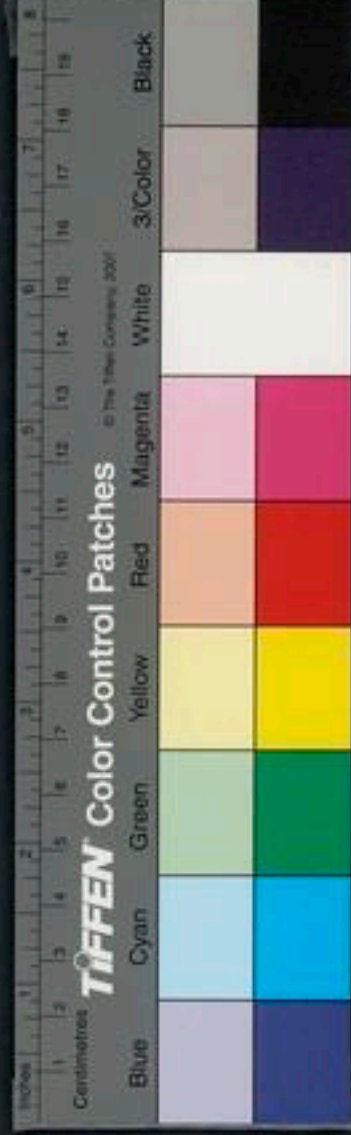
殷湯遭夏桀無道殘賊天下於是湯用伊尹
行至聖之心見桀無道虐行故伐夏放桀而



王道興躡革亂補弊移風易俗改制作新海
內畢貢天下承風湯以文聖此之謂也

文王以務爭者紂為天下殘賊奢佚不顧邦
政文王百里見紂無道誅殺無刑賞賜不當
文王以聖事紂天下皆盡誠知其賢聖從之
此謂文王以務爭也紂以惡刑爭文王行至
聖以仁義爭此之謂也

武王以禮信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
一旦會於孟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
知武王忠信欲從武王與之伐紂當是時比
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還諸
侯歸二年紂賊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剗如
婦殘朝涉武王見賢臣已亾乃朝天下興師
伐紂殺之武王未下車封比干之墓發太倉
之粟以贍天下封微子於宋此武王以禮信
也



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
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
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麥茂美
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於
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
辭位出巡狩於邊一年天暴風雨日夜不休
五穀不生樹木盡偃成王大恐乃發金滕之
櫃察周公之冊知周公乃有盛德王乃夜迎
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
生樹木皆起天下皆實此周公之盛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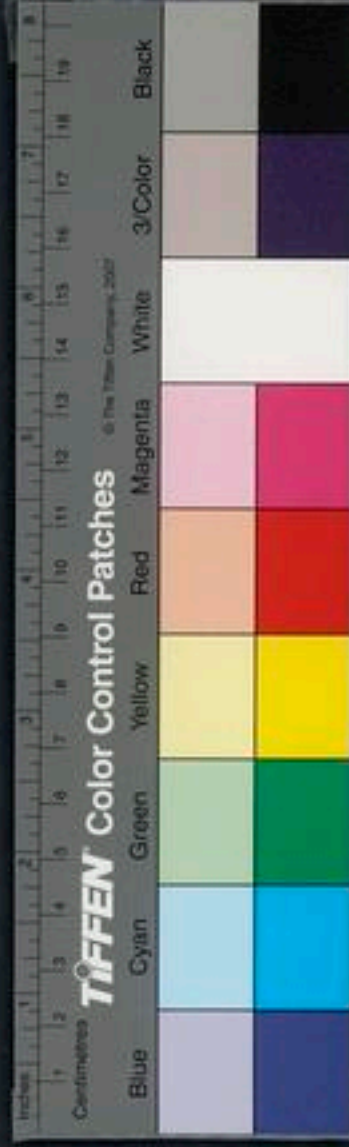


越絕卷第四

越絕卷第四

越絕計倪內經第五

昔者越王句踐既得反國欲陰圖吳乃召計
倪而問焉曰吾欲伐吳恐弗能取山林幽冥
不知利害所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
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濔流沈而復
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時動作若
驚駭聲音若雷霆波 援而起船失不能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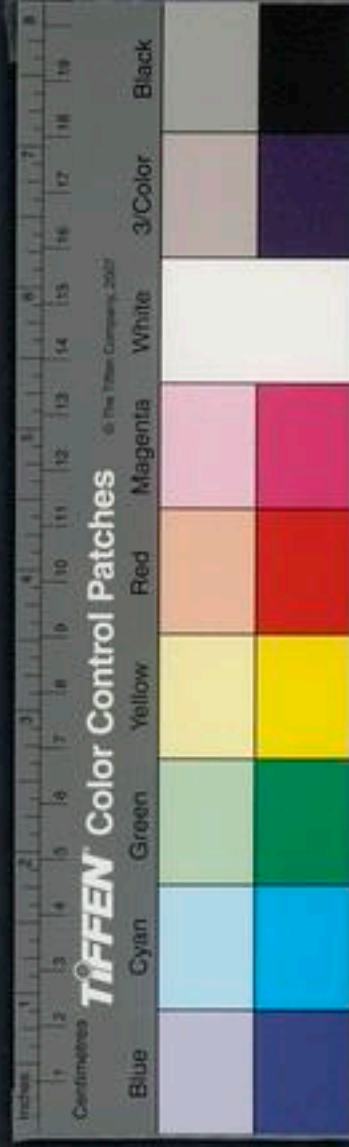


越絕卷第四

越絕卷第四

越絕計倪內經第五

昔者越王句踐既得反國欲陰圖吳乃召計
倪而問焉曰吾欲伐吳恐弗能取山林幽冥
不知利害所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
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濔流沈而復
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時動作若
驚駭聲音若雷霆波 援而起船失不能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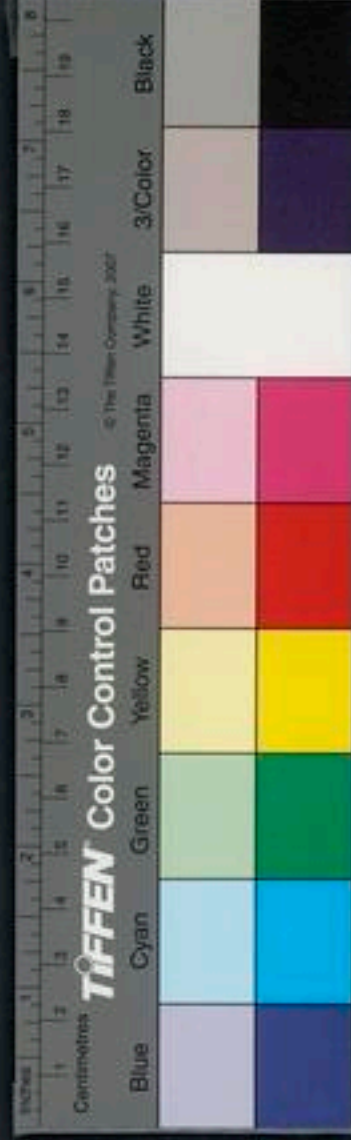
未知命之所維念樓船之苦涕泣不可止非不欲爲也時返不知所在謀不成而息恐爲天下咎以敵攻敵未知誰負大邦旣已備小邑旣已保五穀旣已收野無積廩廩糧則不屬無所安取恐津梁之不通勞軍紆吾糧道吾聞先生明於時交察於道理恐動而無功故問其道計倪對曰是固不可興師者必有須先蓄積食錢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數飢飢

則易傷重遲不可戰戰則耳目不聰明耳不能聽視不能見什部之不能使退之不能解進之不能行飢饉不可以動神氣去而萬里伏弩而乳郵頭而皇皇彊弩不發發不能當旁軍見弱走之如犬逐羊靡從部分伏地而死前頰後僵與人同時而戰獨一無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將王興師以年數恐一旦而亡失邦無明筋骨爲野越王曰善



請問其方吾聞先生明於治歲萬物盡長欲
聞其治術可以爲教常子明以告我寡人弗
敢忘計倪對曰人之生無幾必先憂積蓄以
備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疆或怯不早備
生不能相葬王其審之必先省賦歛勸農桑
飢饉在問或水或塘因熟積以備四方師出
無時未知所當應變而動隨物常羊卒然有
師彼日以弱我日以彊得世之和檀世之時

王無忽忘慎無如會稽之飢不可再更王其
審之嘗言息貨王不聽臣故退而不言處於
吳楚越之間以魚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
反也臣聞君自耕夫人自織此竭於庸力而
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智斷則備知此二
者形於體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臣
聞炎帝有天下以傳黃帝黃帝於是上事天
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玄



三十三卷之三

冥一作宿治北方白辨佐之使主水太皞治東方

袁何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方僕程佐之

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竝有

五方以為綱紀是以易地而輔萬物之常王

審用臣之議大則可以王小則可以霸於何

有哉越王曰請問其要計倪對曰太陰三歲

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

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糴有時領則決萬

物不過三歲而發矣以智論之以決斷之以

道佐之斷長續短一歲再倍其次一倍其次

而反水則資車旱則資舟物之理也天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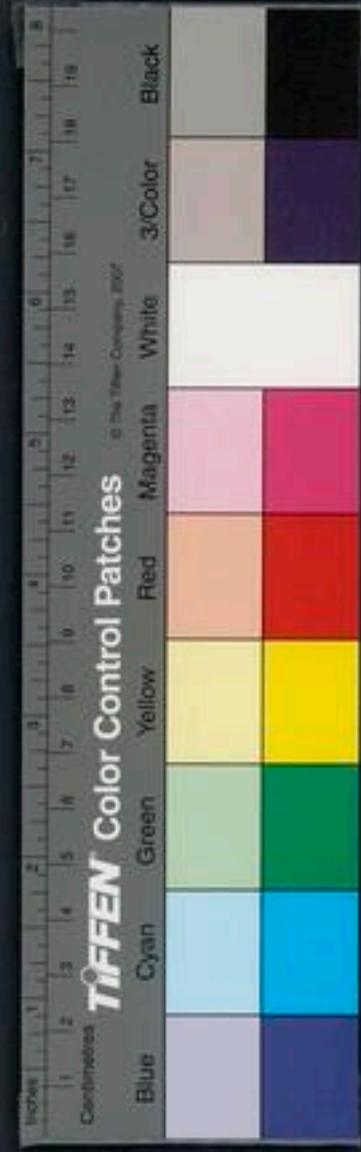
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飢是以民相

離也故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為之預備故湯

之時比七年旱而民不飢禹之時比九年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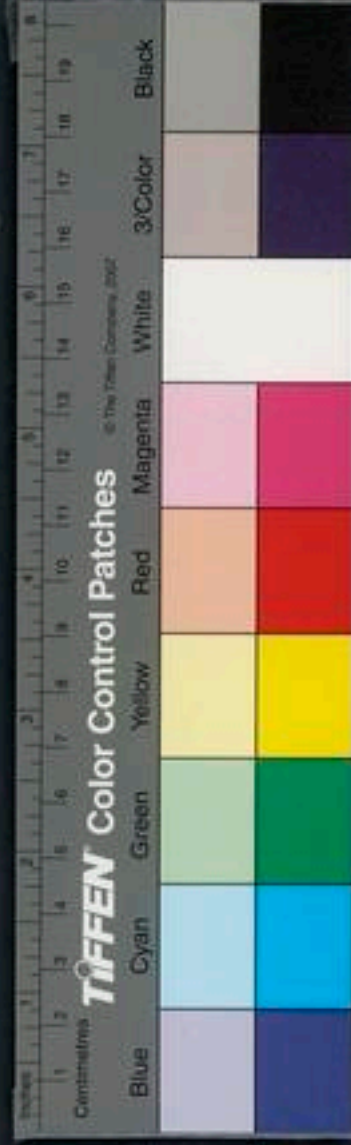
而民不流其主能通習源流以任賢使能則

轉轂乎千里外貨可來也不習則百里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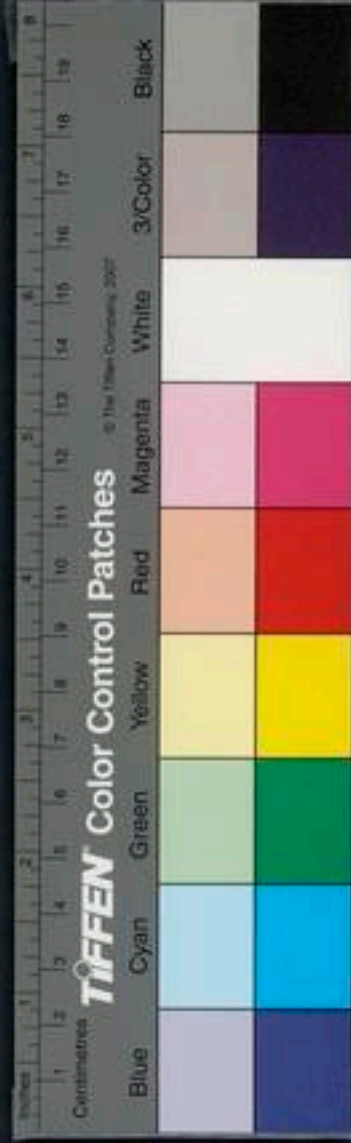
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價十倍其所擇者則無價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爲之也視民所不足及其有餘爲之命以利之而來諸侯守法度任賢使能償其成事傳其驗而已如此則邦富兵疆而不衰矣群臣無空恭之禮淫泆之行務有於道術不習源流又不任賢使能諫者則誅則邦貧兵弱刑繁則群臣多空恭之理淫佚之行矣夫諛者反有德忠者

反有刑去刑就德人之情也邦貧兵弱致亂雖有聖臣亦不諫也務在諛主而已矣今夫萬民有明父母亦如邦有明主父母利源流明其法術以任賢子徼成其事而已則家富而不衰矣不能利源流又不任賢子賢子有諫者憎之如此者不習於道術也愈信其意而行其言後雖有敗不自過也夫父子之爲親也非得不諫諫而不聽家貧致亂雖有聖



子亦不治也務在於諛之而已父子不和兄弟不調雖欲富也必貧而日衰越王曰善子何年少於物之長也計倪對曰人固不同惠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聖主置臣不以少長有道者進無道者退愚者日以退聖者日以長人主無私賞者有功越王曰善論事若是其審也物有妖祥乎計倪對

曰有陰陽萬物各有紀綱日月星辰刑德變爲吉凶金木水火土更勝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順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聖人能明其刑而處其鄉從其德而避其衡凡舉百事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用之不審舉事有殃人生不如臥之頃也欲變天地之常數發無道故貧而命不長是聖人并苞而陰行之以感愚夫衆人容容盡欲富貴莫知其鄉越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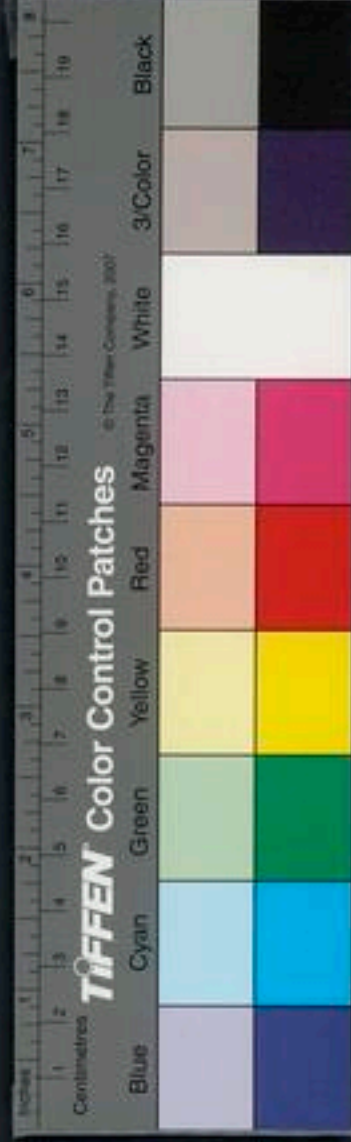
善請問其方計倪對曰從寅至未陽也太陰
在陽歲德在陰歲美在是聖人動而應之制
其收發常以太陰在陰而發陰且盡之歲亟
賣六畜貨財以益收五穀以應陽之至也陽
且盡之歲亟發糶以收田宅牛馬積歛貨財
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
五倍夫有時而散是故聖人反其刑順其衡
收聚而不散越王曰善今歲比熟尚有貧乞
者何也計倪對曰是故不等猶同母之人異
父之子動作不同術貧富故不等如此者積
負於人不能救其前後志意侵下作務日給
非有道術又無上賜貧乞故長久越王曰善
大夫佚同若成嘗與孤議於會稽石室孤非
其言也今大夫言獨與孤比請遂受教焉計
倪曰糶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
草木不辟末病則貨不出故糶高不過八十



下不過三十農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
之貨物官市開而至越王曰善計倪乃傳其
教而圖之曰審金木水火別陰陽之明用此
不患無功越王曰善從今以來傳之後世以
爲教乃著其法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吳也甲
貨之戶曰粢爲上物賈七十乙貨之戶曰黍
爲中物石六十丙貨之戶曰赤豆爲下物石
五十丁貨之戶曰稻粟令爲上種石四十戊

貨之戶曰麥爲中物石三十己貨之戶曰大
豆爲下物石二十庚貨之戶曰穡比䟽食故
無賈辛貨之戶曰菓比䟽食無賈壬癸無貨

越絕卷第四



越絕卷第五

越絕請糴內傳第六

昔者越王句踐與吳王夫差戰大敗保棲於會稽山上乃使大夫種求行成於吳吳許之越王去會稽入官於吳三年吳王歸之大夫種始謀曰昔者吳夫差不顧義而媿吾王種觀夫吳甚富而財有餘其刑繁法逆良習於戰守莫不知也其大臣好相傷莫能信也其



德衰而民好負善且夫吳王又喜安佚而不聽諫細誣而寡智信讒諛而遠士數傷人而亟亡之少明而不信人希須臾之名而不顧後患君王盍少求卜焉越王曰善卜之道何若大夫種對曰君王卑身重禮以素忠爲信以請糴於吳天若棄之吳必許諾於是乃卑身重禮以素忠爲信以請於吳將與申胥進諫曰不可夫王與越也接地鄰境道徑通達

仇讎敵戰之邦三江環之其民無所移非吳有越越必有吳且夫君王兼利而弗取輸之粟與財財去而凶來凶來而民怨其上是養寇而貧邦家也與之不爲德不若止且越王有智臣曰范蠡勇而善謀將修士卒飾戰具間也胥聞之夫越王之謀非有忠素請糴也將以此試我以此卜要君王以求益親安君王之志我君王不知省也而救之是



越之福也吳王曰我卑服越有其社稷句踐
既服爲臣爲我駕舍却行馬前諸侯莫不聞
知今以越之飢吾與之食我知句踐必不敢
申胥曰越無罪吾君王急之不遂絕其命又
聽其言此天之所反也忠諫者逆而諛諫者
反親今狐雉之戲也狐體卑而雉懼之夫獸
虫尚以詐相就而况於人乎吳王曰越王句
踐有急而寡人與之其德章而未靡句踐其

敢與諸侯反我乎申胥曰臣聞聖人有急則

不羞爲人臣僕而志氣見人今越王爲吾浦

伏約一作納辭服爲臣下其執禮過吾君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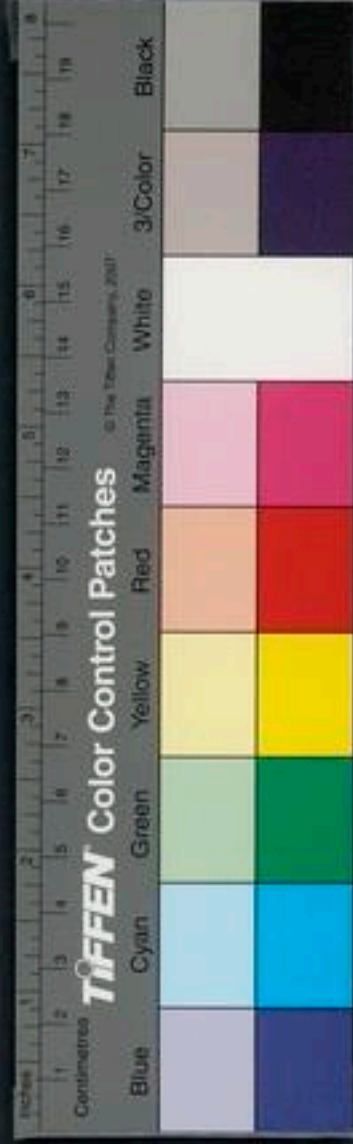
省也而已故勝威之臣聞狼子野心仇讎之

人不可親也夫鼠忘辟辟不忘鼠今越人不

忘吳矣胥聞之拂音勝則社稷固諛勝則社

稷危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則不得爲先

王之老臣君王胡不覽觀夫武王之伐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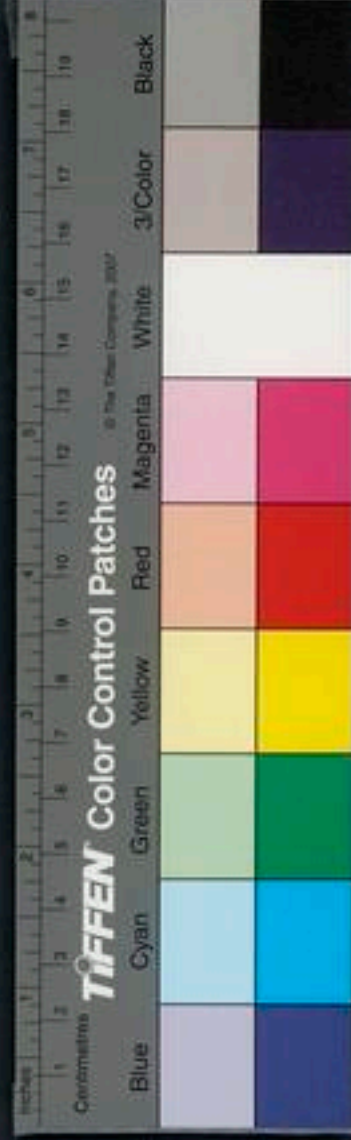
今不出數年鹿豕遊於姑胥之臺矣太宰嚭
從旁對曰武王非紂臣耶率諸侯以殺其君
雖勝可謂義乎申胥曰武王則已成名矣太
宰嚭曰親僂主成名弗忍行申胥曰美惡相
入或甚美以亡或甚惡以昌故在前世矣嚭
何惑吾君王也太宰嚭曰申胥爲人臣也辨
其君何必翩翩乎申胥曰太宰嚭面諛以求
親乘吾君王幣帛以求威諸侯以成富焉今

我以忠辨吾君王譬浴嬰兒雖啼勿聽彼將
有厚利嚭無乃諛吾君王之欲而不顧後患
乎吳王曰嚭止子無乃向寡人之欲乎此非
忠臣之道太宰嚭曰臣聞春日將至百草從
時君王動大事群臣竭力以佐謀因遜避之
舍使人微告申胥於吳王曰申胥進諫外貌
類親中情甚踈類有外心君王常親覩其言
也胥則無父子之親君臣之施矣吳王曰夫



申胥先王之忠臣天下之健士也胥殆不然乎哉子母以事相差母以私相傷以動寡人此非子所能行也太宰嚭對曰臣聞父子之親張尹別居贈臣妾馬牛其志加親若不與一錢其志斯疏父子之親猶然而况於士乎且有知不竭是不忠竭而顧難是不勇下而令上是無法吳王乃聽太宰嚭之言果與粟申胥遜遜之舍歎曰於乎嗟君王不圖社稷

之危而聽一日之說弗對以斥傷大臣而王用之不聽輔弼之臣而信讒諛容身之徒是命短矣以爲不信胥顧廓目于邦門以觀吳邦之大敗也越人之入我王親所禽哉太宰嚭之交逢同謂太宰嚭曰子難入申胥請爲卜焉因往見申胥胥方與被離坐申胥謂逢同曰子事太宰嚭又不圖邦權而惑吾君王君王之不省也而聽衆彘之言君王忘邦嚭



之罪也亡日不久也逢同出造太宰嚭曰今日爲子卜於申胥胥誹謗其君不用胥則無後而君正覺而遇矣謂太宰嚭曰子勉事一作後矣吳王之情在子乎太宰嚭曰智之所生不在貴賤長少此相與之道逢同出見吳王慚然有憂色逢同垂泣不對吳王曰夫嚭我之忠臣子爲寡人遊目長耳將誰怨乎逢同對曰臣有患也臣言而君行之則無後憂

若君王弗行臣言而死矣王曰子言寡人聽之逢同曰今日往見申胥申胥與被離坐其謀慙然類欲有害我君王今申胥進諫類忠然中情至惡內其身而心野狼君王親之不親逐之不逐親之乎彼聖人也將更然有怨心不已逐之乎彼賢人也知能害我君王殺之爲乎可殺之亦必有以也吳王曰今圖申胥將何以逢同對曰君王興兵伐齊申胥必



諫曰不可王無聽而伐齊必大克乃可圖之
於是吳王欲伐齊召申胥對曰臣老矣耳無
聞目無見不可與謀吳王召太宰嚭而謀嚭
曰善哉王興師伐齊也越在我猶疥癬是無
能為也吳王復召申胥而謀申胥曰臣老矣
不可與謀吳王請申胥謀者三對曰臣聞愚
夫之言聖主擇焉胥聞越王句踐罷吳之年
宮有五竈食不重味省妻妾不別所愛妻操

斗身操概自量而食適飢不費是人不死必
為國害越王句踐食不殺而饜衣服純素不
紉不玄帶劔以布是人不死必為大故越王
句踐寢不安席食不求飽而善貴有道是人
不死必為邦寶越王句踐衣弊而不衣新行
慶賞不刑戮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在我猶
心腹有積聚不發則無傷動作者有死亡欲
釋齊以越為憂吳王不聽果興師伐齊大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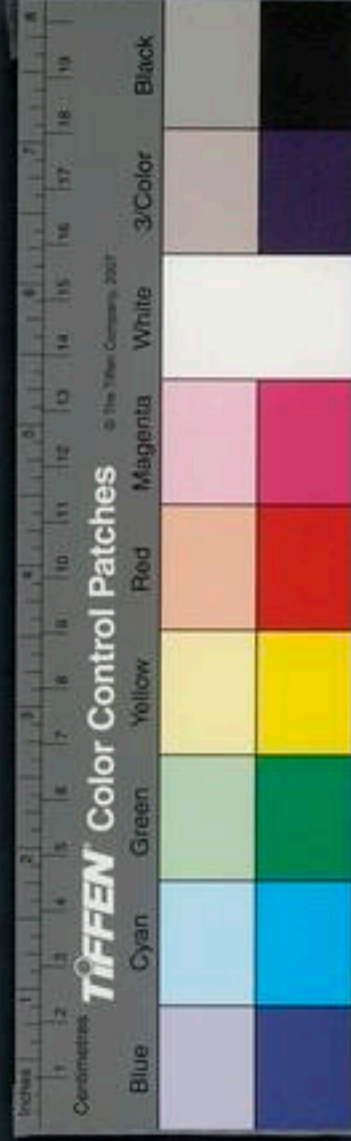


還以申胥爲不忠賜劔殺申胥鬣被離申胥
且死曰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
吳殺臣參桀紂而顯吳邦之亡也王孫駱聞
之旦即不朝王召駱而問之子何非寡人而
旦不朝王孫駱對曰臣不敢有非臣恐矣吳
王曰子何恐以吾殺胥爲重乎王孫駱對曰
君王氣高胥之下位而殺之不與群臣謀之
臣是以恐矣王曰我非聽子而殺胥胥乃圖

謀寡人王孫駱曰臣聞君人者必有敢言之
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如是即慮日益
進而智益生矣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不
得爲先王臣矣王意欲殺太宰嚭王孫駱對
曰不可王若殺之是殺二胥矣吳王近駱如
故太宰嚭又曰圖越雖以我邦爲事主無憂
王曰寡人屬子邦請早暮無時太宰嚭對曰
臣聞四馬方馳驚前者斬其數必正若是越



難成矣王曰子制之斷之居三年越興師伐
吳至五湖太宰嚭率徒謂之曰謝戰者五父
越王不忍而欲許之范蠡曰君王圖之廊廟
失之中野可乎謀之七年須臾棄之王勿許
吳易兼也越王曰諾居軍三月吳自罷太宰
嚭遂亡吳王率其有祿與賢良遯而去越追
之至餘杭山禽夫差殺太宰嚭越王謂范蠡
殺吳王蠡曰臣不敢殺主王曰刑之范蠡曰
臣不敢刑主越王親謂吳王曰昔者上蒼以
越賜吳吳不受也夫申胥無罪殺之進讒諛
容身之徒殺忠信之士大過者三以至滅亡
子知之乎吳王曰知之越王與之劍使自圖
之吳王乃旬日而自殺也越王葬於卑猶之
山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



越絕卷第五

越絕卷第六

越絕外傳紀策考第七

昔者吳王闔廬始得子胥之時甘心以賢之
以爲上客曰聖人前知乎千歲後覩萬世深
問其國世何昧昧得無衰極子其精焉寡人
垂意聽子之言子胥唯唯不對王曰子其明
之子胥曰對而不明恐獲其咎王曰願一言
之以試直士夫仁者樂知者好誠秉禮者探



越絕卷第五

越絕卷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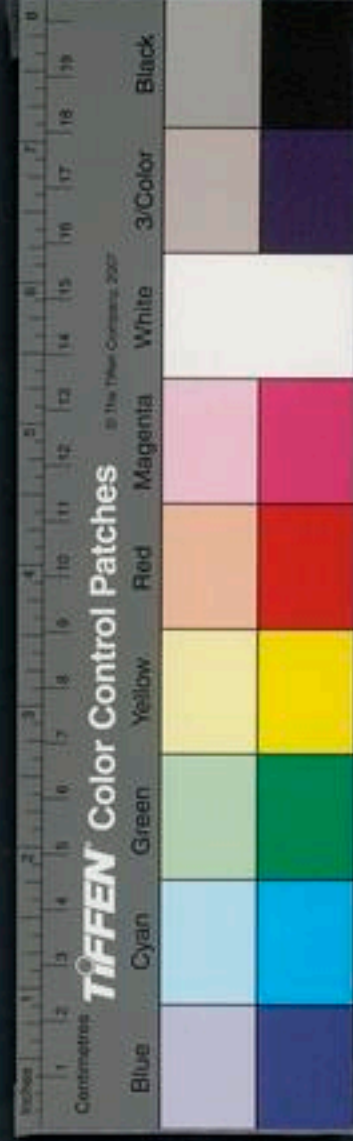
越絕外傳紀策考第七

昔者吳王闔廬始得子胥之時甘心以賢之
以爲上客曰聖人前知乎千歲後觀萬世深
問其國世何昧昧得無衰極子其精焉寡人
垂意聽子之言子胥唯唯不對王曰子其明
之子胥曰對而不明恐獲其咎王曰願一言
之以試直士夫仁者樂知者好誠秉禮者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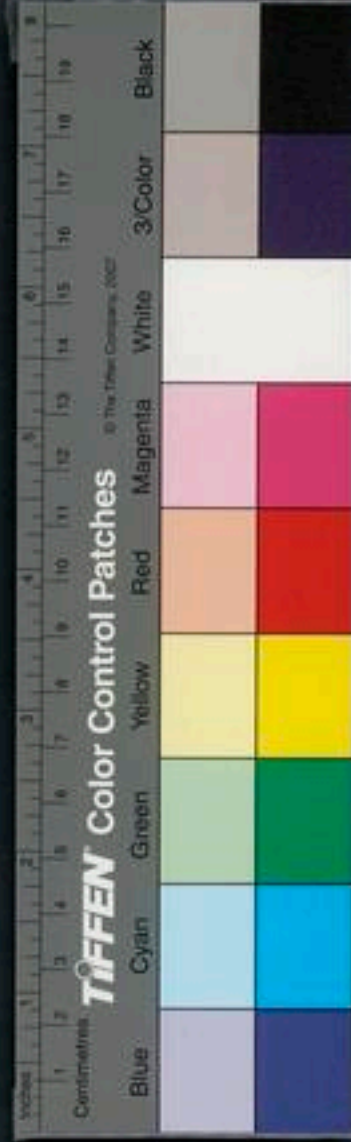
言千金歸焉因是還去范蠡與師戰於就李
闔廬見中於飛矢子胥還師中媿於吳被秦
號年至夫差復霸諸侯興師伐越任用子胥
雖夫差驕奢釋越之圍子胥諫而誅宰嚭諛
心卒以亡吳夫差窮困請為匹夫范蠡不許
滅於五湖子胥策於吳可謂明乎昔者吳王
夫差興師伐越敗兵就李大風發狂日夜不
止車敗馬失騎士墮死大船陵居小船沒水

吳王曰寡人晝臥夢見井嬴溢大與越爭彗
越將掃我軍其凶乎孰與師還此時越軍大
號夫差恐越軍入驚駭子胥曰王其勉之哉
越師敗矣臣聞井者人所飲溢者食有餘越
在南火吳在北水水制火王何疑乎風北來
助吳也昔者武王伐紂彗星出而興周武
王問太公曰臣聞以彗鬪倒之則勝胥聞災
異或吉或凶物有相勝此乃其證願大王急



行是越將凶吳將昌也子胥至直不同邪曲
捐軀切諫虧命爲邦愛君如軀憂邦如家是
非不諱直言不休庶幾正君反以見踈讒人
間之身且以誅范蠡聞之以爲不通知數不
用知懼不去豈謂智與胥聞歎曰吾昔楚荆
挾弓以去義不止窮吾前獲功後遇戮非吾
智衰先遇闔廬後遭夫差也胥聞事君猶事
父也愛同也嚴等也太古以來未嘗見人君

虧恩爲臣報仇也臣獲大譽功名顯著胥知
分數終於不去先君之功且猶難忘吾願腐
髮蔽齒何去之有蠹見其外不知吾內今雖
屈寃猶止死焉子貢曰胥執忠信死貴於生
蠹審凶吉去而有名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
賢比德種獨不榮范蠡智能同均於是之謂
也伍子胥父子奢爲楚王大臣爲世子聘秦
女夫一作有色王私悅之欲自御焉奢盡忠



入諫守朝不休欲匡正之而王拒之諫策而
問之以奢乃害於君絕世之臣聽讒邪之辭
係而囚之待二子而死尚孝而入子胥勇而
難欺累世忠信不遇其時奢諫於楚胥死於
吳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是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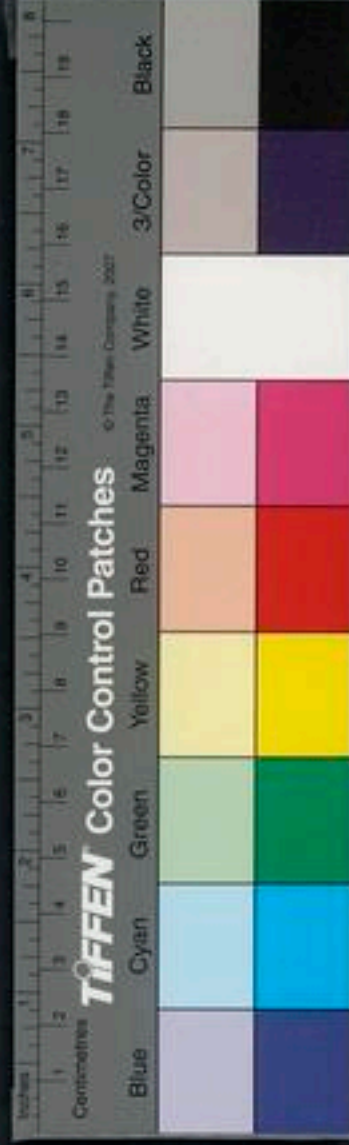
太宰者官號嚭者名也伯州之孫伯州爲楚
臣以過誅嚭以困奔於吳是時吳王闔廬伐
楚悉召楚仇而近之嚭爲人覽聞辯見目達

耳通諸事無所不知因其時自納於吳言伐
楚之利闔廬用之伐楚令子胥孫武與嚭將
師入郢有大功還吳王以嚭爲太宰位高權
盛專邦之枋未久闔廬卒嚭見夫差內無柱
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
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齧口不得一言嚭
知往而不知來夫差至死悔不早誅傳曰見
清知濁見曲知直人君選士各象其德夫差



淺短以是與語專權伍胥爲之惑是之謂也
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宛橐或伍戶之虛其
爲結僮之時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爲狂然獨
有聖賢之明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
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未覩所在求
邑中不得其邑人以爲狂夫多賢士衆賤有
君子汎求之焉得蠡而悅乃從官屬問治之
術蠡修衣冠有頃而出進退揖讓君子之容

終日而語疾陳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
從俱見霸地出於東南捐其官位相要而往
臣小有所虧大有所成捐止于吳或任子胥
二人以爲胥在無所聞其辭種曰今將安之
蠡曰彼爲我何邦不可乎去吳之越勾踐賢
之種躬正內蠡出治外內不煩濁外無不得
臣主同心遂霸越邦種善圖始蠡能慮終越
承二賢邦以安寧始有災變蠡專其明可謂



賢焉能屈能申

越絕卷第六

五十二 鍾木堂木

越絕卷第六

越絕卷第七

越絕外傳記范伯第八

昔者范豸豐其始居楚曰范伯自謂衰賤未嘗
世祿故自菲薄飲食則其天下之無味居則
安天下之賤位復被髮佯狂不與於世謂大
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
之末世也天運歷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
辰破已霸王之氣見於地戶子胥以是挾弓



干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
共戒之伍子胥在自與不能關其辭蠡曰吳
越二邦同氣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乃入
越越王常與言盡曰大夫石買居國有權辯
口進曰術女不貞術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
津無因自致殆非真賢夫和氏之璧求者不
爭賈騏驥之材不難阻險之路

之

邦歷諸侯無所售道聽之徒唯大王察之於

是范蠡退而不言遊於楚越之間大夫種進

曰昔者市偷自術於晉晉用之而勝楚伊尹

負鼎入殷遂佐湯取天下有智之士不在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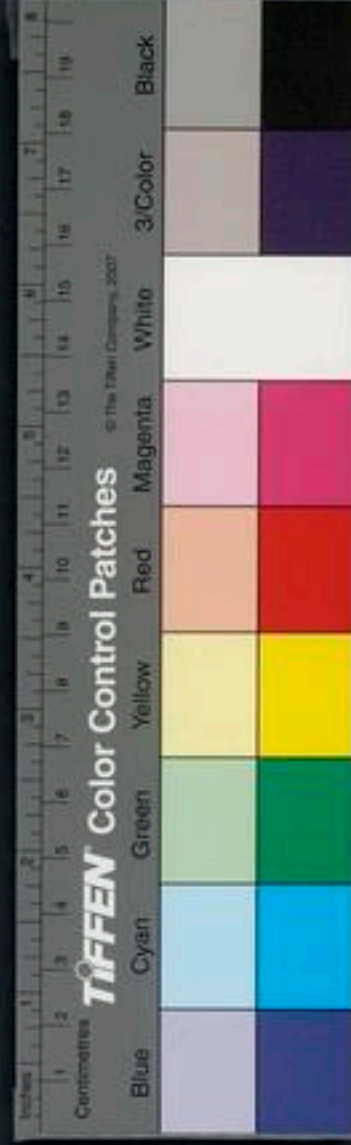
近取也謂之帝王求備者亡易曰有高世之

材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庶衆

之議成大功者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

衆唯大王察之於是石買蓋疏其後使將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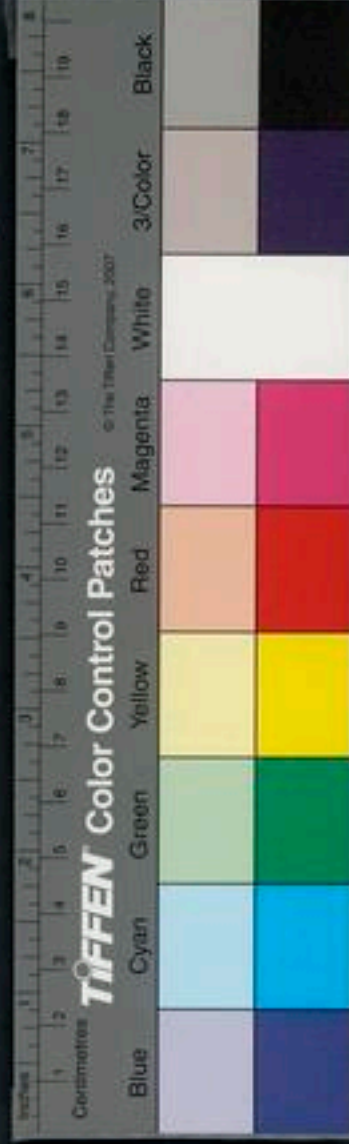
於外遂爲軍士所殺是時句踐失衆棲於會



稽之山更用種彘之策得以存故虞舜曰以
學乃時而行此猶良藥也王曰石買知往而
不知來其使寡人棄賢後遂師二人竟以禽
吳子貢曰薦一言得及身任一賢得顯名傷
賢喪邦蔽能有殃負德忘恩其反形傷壞人
之善毋後世敗人之成天誅行故寃子胥慘
死由重譖子胥於吳吳虛重之無罪而誅傳
曰寧失千金毋失一人之心是之謂也

越絕內傳陳成恒第九

昔者陳成恒相齊簡公欲爲亂憚齊邦鮑晏
故徙其兵而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乃召
門人弟子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尚耻之
今魯父母之邦也丘墓存焉今齊將伐之可
無一出乎顏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路辭出孔
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貢行之齊見
陳成恒曰夫魯難伐之邦而伐之過矣陳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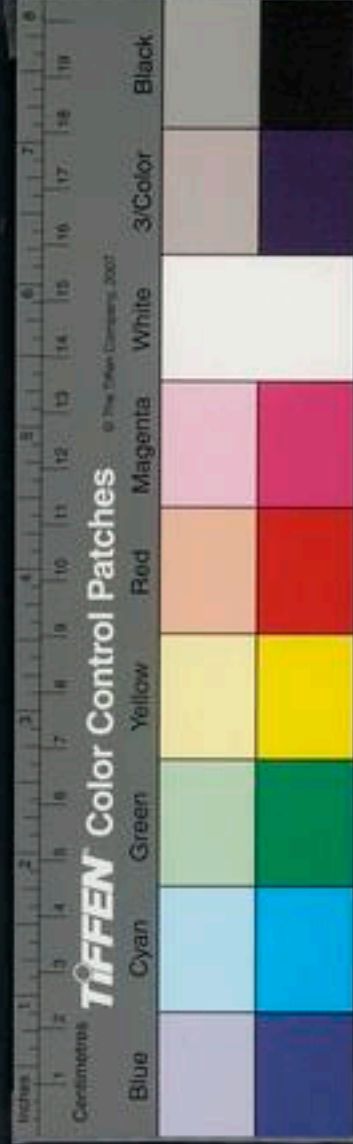
恒曰魯之難伐何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池
狹而淺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僞而無用其
士民有惡聞甲兵之心此不可與戰君不如
伐吳吳城高以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
以飽重器精弩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此邦
易也君不如伐吳成恒忿然作色曰予之所
難人之所易也予之所易人之所難也而以
教恒何也子貢對曰臣聞憂在內者攻疆憂

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內臣聞君三封而三不
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墮
魯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是君上驕主心
下恣群臣而求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
臣驕則爭是君上於主有却下與大臣交爭
也如此則君立於齊危於重卯矣臣故曰不
如伐吳且夫吳明猛以毅而行其令百姓習
於戰守將明於法齊之愚爲禽必矣今君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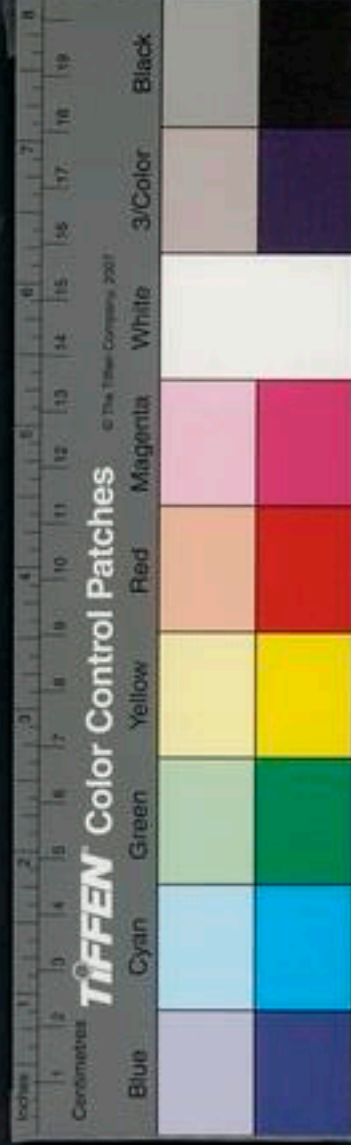
擇四疆之中出大臣以環之黔首外死大臣
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黔首之士孤
立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
之城下若去而之吳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爲
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見吳王使
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成恒許諾
乃行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
不絕世而霸者不疆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

今萬乘之齊私千乘之魯而與吳爭疆臣切
爲君恐且夫救魯顯名也而伐齊大利也義
在存亡魯勇在害疆齊而威申晉邦者則王
者不疑也吳王曰雖然我常與越戰棲之會
稽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
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吾伐
越而還子貢曰不可夫越之疆不下魯而吳
之疆不過齊君以伐越而還卽齊也亦私魯



戰棲於會稽山上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且夫無報人之心而使人疑之者拙也有報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事未發而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身辱遺先人耻遜逃出走比棲會稽山下守溟海唯魚

鼈是見今大夫不辱而身見之又出玉聲以教孤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奉教乎子貢曰臣聞之明王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歸財分利則使仁涉危拒難則使勇用衆治民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人臣竊練下吏之心兵疆而不并弱勢在其上位而行惡令其下者其君幾乎臣竊自練可以成功至王者其唯臣幾乎今夫吳王有伐齊



之志君無惜重器以喜其心毋惡卑辭以尊
其禮則伐齊必矣彼戰而不勝則君之福也
彼戰而勝必以其餘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
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騎士銳兵弊乎齊重
器羽旄盡乎晉則君制其敵此滅吳必矣越
王句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人民之
衆以殘伐吾邦殺敗吾民圖吾百姓夷吾宗
廟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今孤之怨吳王深

於骨髓而孤之事吳王如子之畏父弟之敬
兄此孤之外言也大夫有賜故孤敢以疑請
遂言之孤身不安牀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
好色耳不聽鐘鼓者已三年矣焦唇乾嗑苦
心勞力上事群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天
下之兵於中原之野與吳王整襟交臂而奮
吳越之士繼蹟連死士民流離肝腦塗地此
孤之大願也如此不可得也今內自量吾國



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不能也孤欲空邦家
措策力變容貌易名姓執箕箒養牛馬以臣
事之孤雖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爲
鄉邑笑孤之意出焉大夫有賜是存亡邦而
興死人也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待命乎子貢
曰夫吳王之爲人也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
王慥然避位曰在子子貢曰賜爲君觀夫吳
王之爲人賢疆以恣下下不能逆數戰伐士

卒不能忍太宰嚭爲人智而愚疆而弱巧言
利辭以內其身善爲僞詐以事其君知前而
不知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吏滅
君之臣也越王大悅子貢去而行越王送之
金百鎰寶劍一良馬二子貢不受遂行至吳
報吳王曰敬以下吏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
乃懼曰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
於縣軍敗身辱遯逸出走棲于會稽邦爲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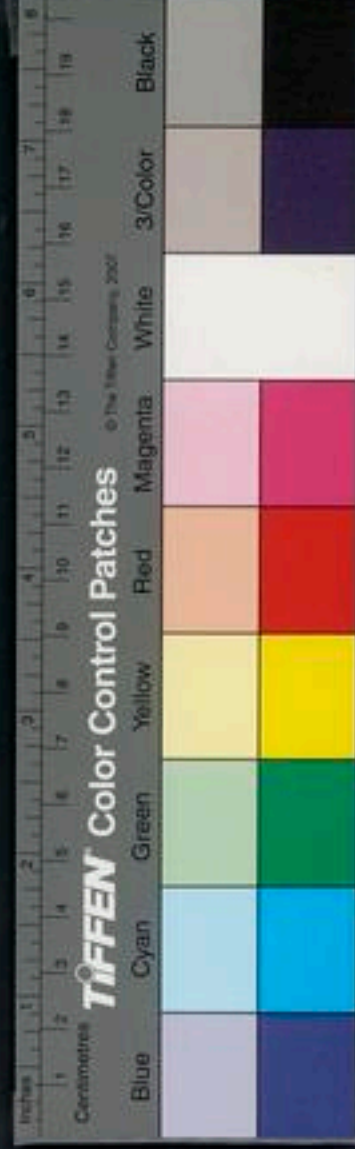


棘身爲魚鼈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
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何謀敢慮其志
甚恐似將使使者來子貢至五日越使果至
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使臣種敢修下吏問
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
於縣軍敗身辱遜逃走棲于會稽邦爲空
棘身爲魚鼈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
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將

興大義誅疆救弱困累齊而撫周室故使越
賤臣種以先人之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矛
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大王將遂大義則弊邑
雖小悉擇四疆之中出卒三千以從下吏孤
請自被堅執銳以受矢石吳王大悅乃召子
貢而告之曰越使果來請出卒三千其君又
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
之邦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君受其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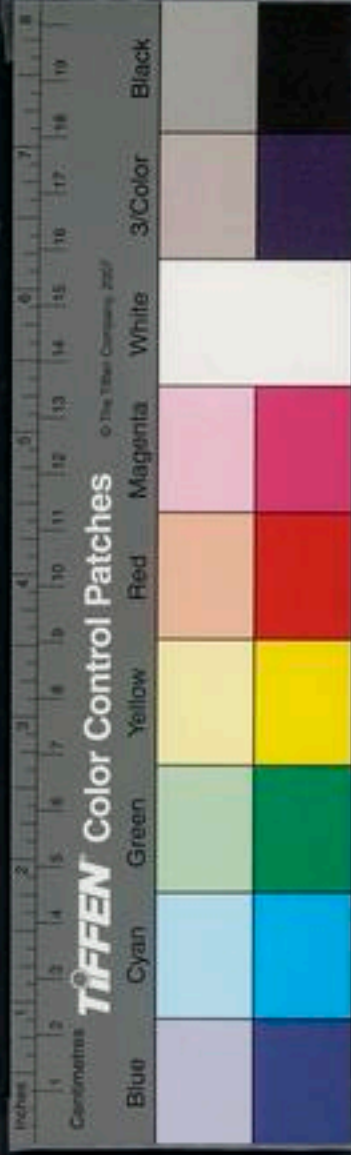
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子貢去之晉謂
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
先辨不可以勝敵今齊吳將戰勝則必以其
兵臨晉晉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
卒以待吳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晉君許
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興九郡之兵而與
齊大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七將陳兵不歸
果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懸
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邦十里
而軍陣吳王聞之去晉從越越王迎之戰於
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殺夫差
而僂其相伐吳三年東鄉而霸故曰子貢一
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霸越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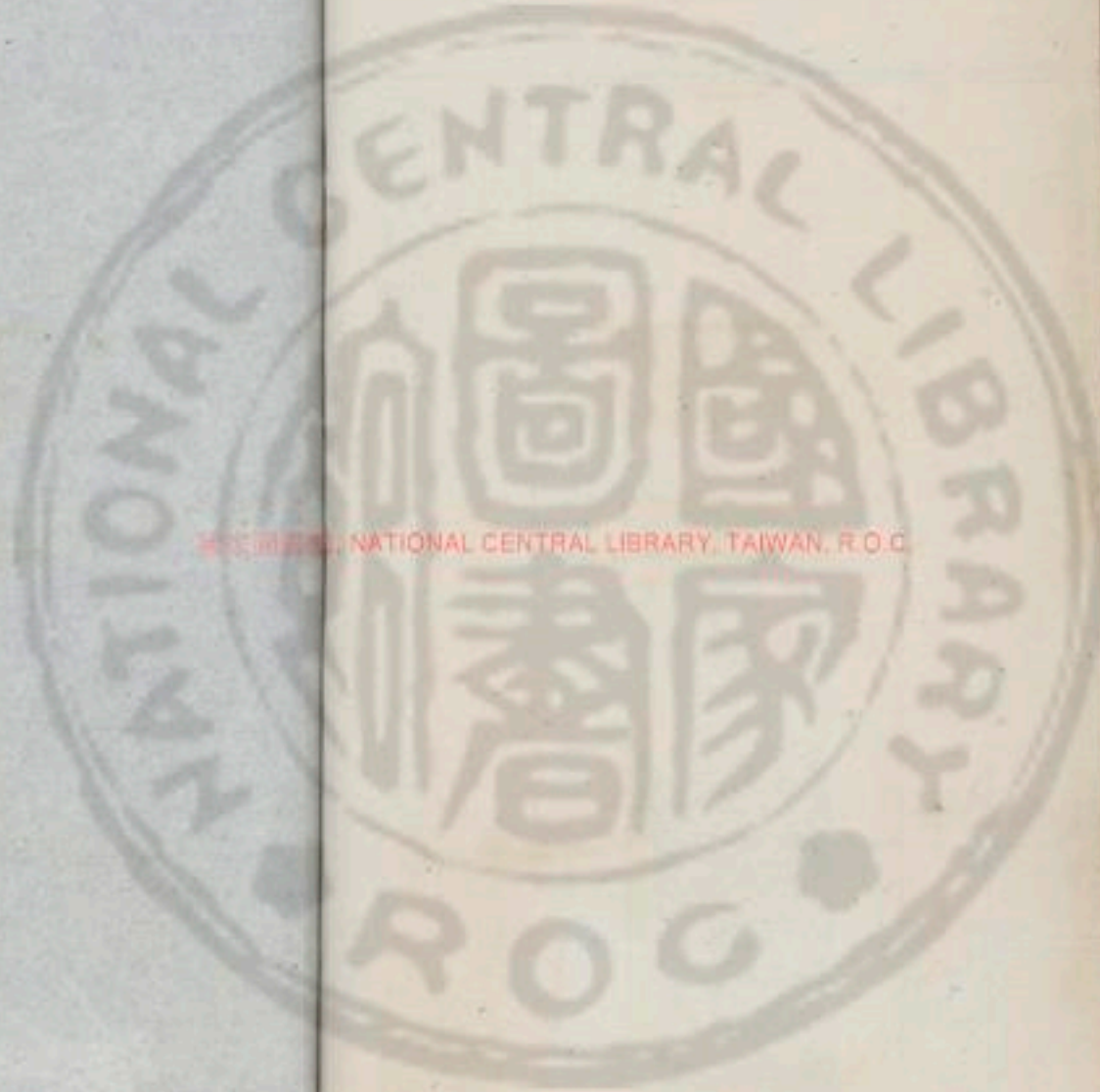


越絕卷第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六十四
錢不...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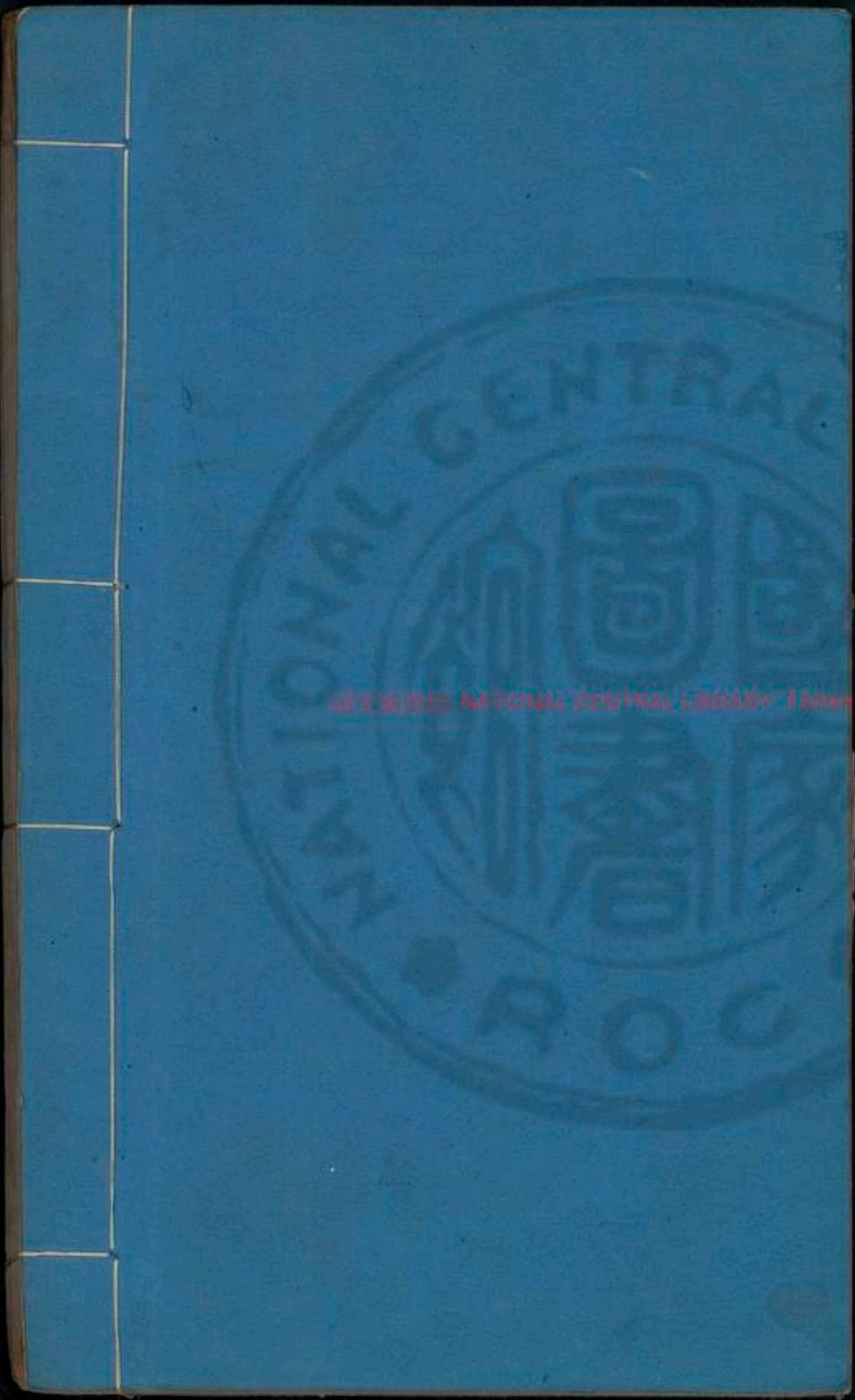
IN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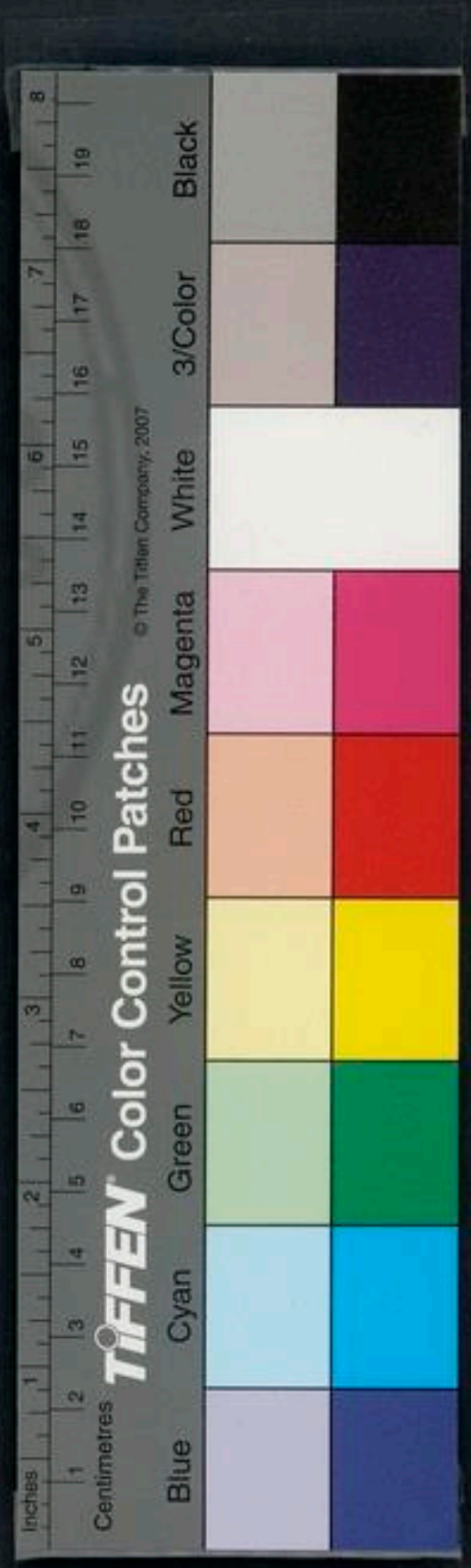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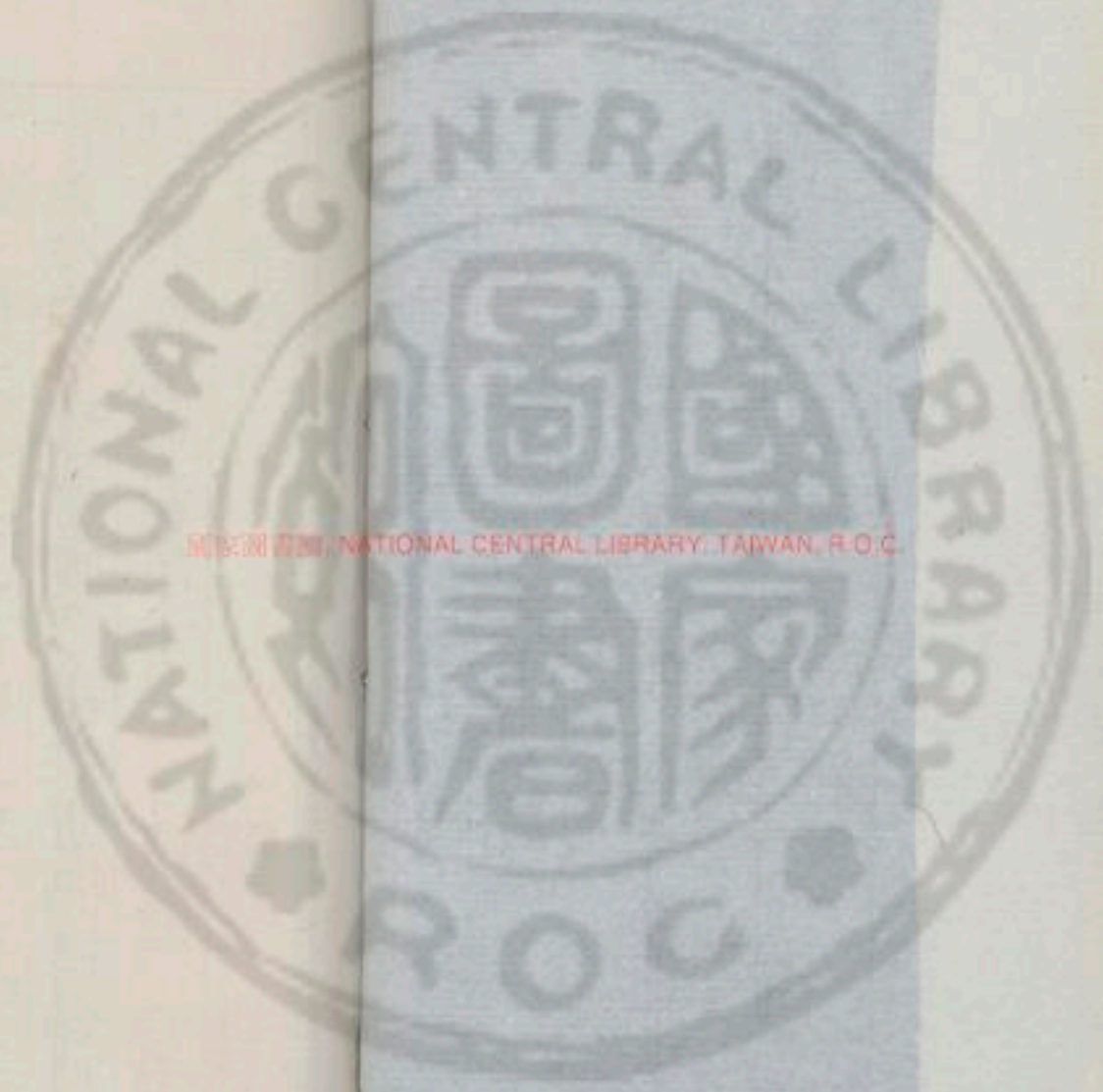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7
P. 100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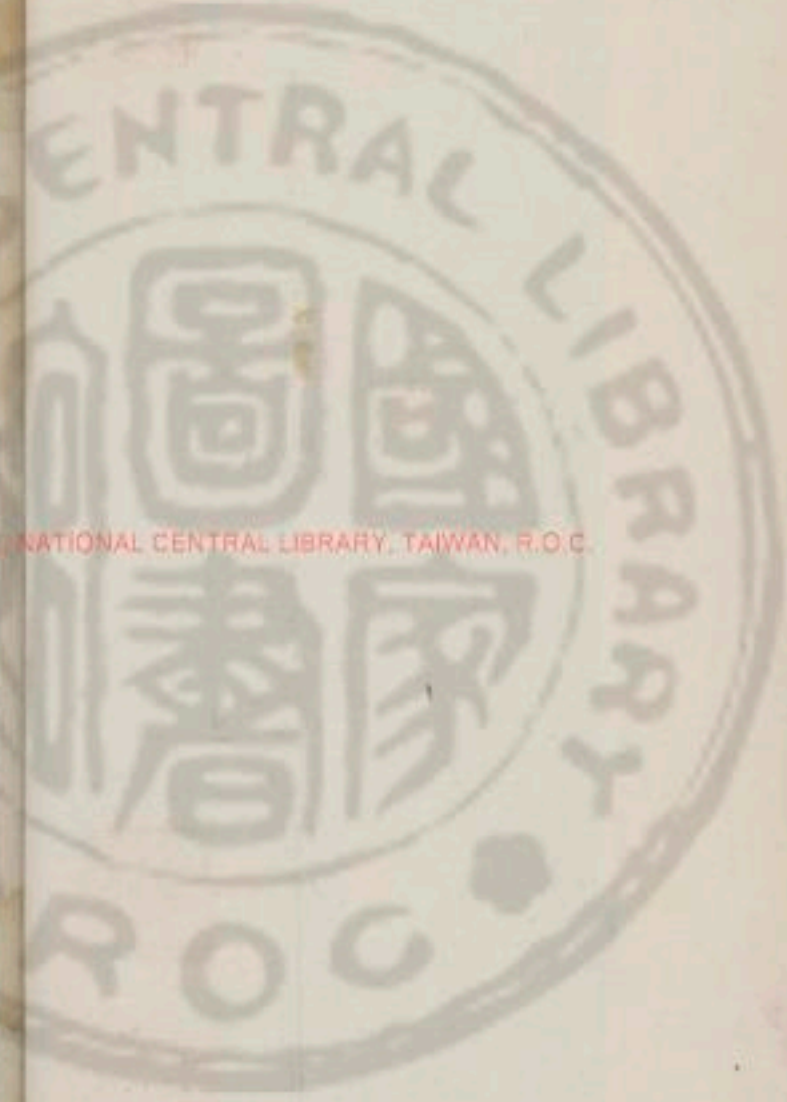


越絕卷第八

越絕外傳記地傳第十



昔者越之先君無餘乃禹之世別封於越以
守禹冢問天地之道萬物之紀莫失其本神
農嘗百草水土甘苦黃帝造衣裳后稷產穡
制器械人事備矣疇糞桑麻播種五穀必以
手足大越海濱之民獨以鳥田小大有差進
退有行莫將自使其故何也曰禹始也夏民



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
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
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會稽
菁榔桐棺穿壙七尺上無漏泄下無即水壇
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尚以爲居之者
樂爲之者苦無以報民功教民鳥田一盛一
衰當禹之時舜死蒼梧象爲民田也禹至此
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填德

也禹美而告至焉禹知時晏歲暮年加申酉
求書其下祠白馬禹井井者法也以爲禹葬
以法度不煩人衆無餘初封大越都秦餘望
南千有餘歲而至句踐句踐徙治山北引屬
東海內外越別封削焉句踐伐吳霸關東從
瑯琊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
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
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乃身



被賜一作陽夷之甲帶步光之劔杖物虛之

又音唐

矛出死士三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姚稽

一作陣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

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

王所句踐喟然歎曰夫越性而愚水行而

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

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

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

越王夫鐔一作鐔以上至無餘久遠世不可紀

也夫鐔子允常允常子句踐大霸稱王徙瑯

琊都也句踐子與夷時霸與夷子子翁時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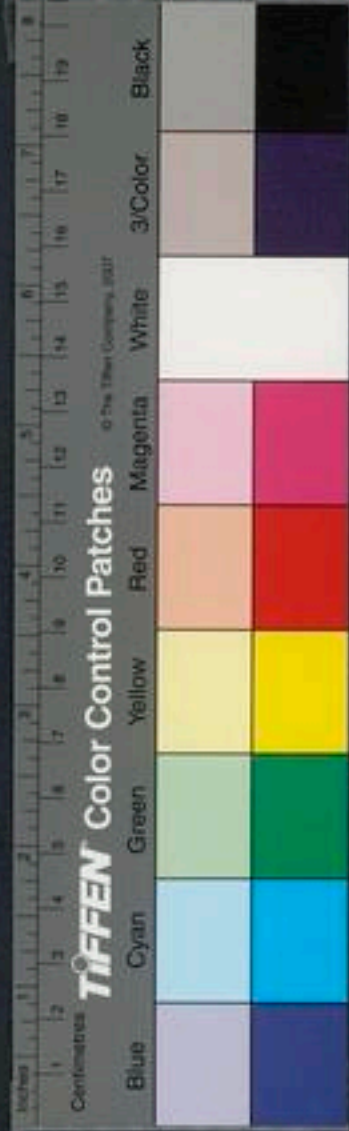
子翁子不揚時霸不揚子無疆時霸伐楚威

王滅無疆無疆子之侯竊自立為君長之侯

子尊時君長尊子親失衆楚伐之走南山親

以上至句踐凡八君都瑯琊二百二十四歲

無疆以上霸稱王之侯以下微弱稱君長



句踐小城山陰城也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
陸門四水門一今倉庫是其宮臺處也周六
百二十步柱長三丈五尺三寸雷高丈六尺
宮有百戶高丈二尺五寸大城周二十里七
十二步不築北面而滅吳徙治姑胥臺
山陰大城者范蠡所築治也今傳謂之蠡城
陸門三水門三決西北亦有事到始建國時
蠡城盡

稷山者句踐齋戒臺也

龜山者句踐起怪游臺也東南司馬門因以
炤龜又仰望天氣觀天怪也高四十六丈五
尺二寸周五百三十二步今東武里一曰怪
山怪山者往古一夜自來民怪之故謂怪山
駕臺周六百步今安城里

離臺周五百六十步今淮陽里丘
美人宮周五百九十步陸門二水門一今北



增利里丘土城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足
宮臺也女出於苧蘿山欲獻於吳自謂東垂
僻陋恐女撲鄙故近大道居去縣五里

樂野者越之戈獵處大樂故謂樂野其山上
石室句踐所休謀也去縣七里

中指臺馬丘周六百步今高平里丘

東郭外南小城者句踐冰室去縣三里句踐
之出入也齊於稷山徃從田里去從北郭門

炤龜龜山更駕臺馳於離丘遊於美人宮興
樂中宿過歷馬丘射於樂野之衢走犬若耶
休謀石室食於冰厨領功銓土已作昌土臺
藏其形隱其情一曰冰室者所以備膳羞也
浦陽者句踐軍敗失衆憊於此去縣五十里
夫山者句踐絕糧困也其山上大冢句踐庶
子冢也去縣十五里句踐與吳戰於浙江之
上石買為將耆老壯長進諫曰夫石買人與



爲怨家與爲仇貪而好利細人也無長策王
而用之國必不遂王不聽遂遣之石買發行
至浙江上斬殺無罪欲專威服軍中動搖將
率獨專其權士衆恐懼人不自聊兵法曰視
民如嬰兒故可與赴深溪士衆魚爛而買不
知尚猶峻法隆刑子胥獨見可奪之證變爲
竒謀或北或南夜舉火擊鼓畫陳詐兵越師
潰墜政令不行背叛乖離還報其王王殺買

謝其師號聲聞吳吳王恐懼子胥私喜越軍
敗矣胥聞之孤之將殺嚙脣吸齒今越句踐
其已敗矣君王安意越易兼也使人入問之
越師請降子胥不聽越棲於會稽之山吳退
而圍之句踐喟然用種蠡計轉死爲霸一人
之身吉凶更至盛衰存亡在於用臣治道萬
端要在得賢越棲於會稽日行成於吳吳引
兵而去句踐將降西至浙江待詔入吳故有



雞鳴墟其入辭曰亡臣孤句踐故將士衆入
爲臣虜民可得使地可得有吳王許之子胥
大怒目若夜光聲若哮虎此越未戰而服天
以賜吳其逆天乎臣唯君王急制之吳不聽
遂許之浙江是也

陽城里者范蠡城也西至水路水門一陸門
二

北陽里城大夫種城也取土西山以濟之徑

自九十四步或爲南安

富陽里者外越賜義也處里門美以練塘田
安城里高庫者句踐伐吳禽夫差以爲勝兵
築庫高閣之周二百三十步今安成里故禹
宗廟在小城南門外大城內禹稷在廟西今
南里

獨山大家冢者句踐自治以爲冢徙瑯琊冢不
成去縣九里



麻林山一名多山句踐欲伐吳種麻以爲弓
絃使齊人守之越謂齊人多故曰麻林多以
防吳以山下田封功臣去縣一十二里
會稽山上城者句踐與吳戰大敗棲其中因
以下爲目魚池其利不租
會稽山北城者子胥浮兵以守城是也
若耶大冢者句踐所徙葬先君夫鐔冢也去
縣二十五里

葛山者句踐罷吳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
於吳王夫差去縣七里

姑中山者越銅官之山也越人謂之銅姑瀆
長二百五十步去縣二十五里

富中大塘者句踐治以爲義田爲肥饒謂之
富中去縣二十里二十二步

犬山者句踐罷吳畜犬獵南山白鹿欲得獻
吳神不可得故曰犬山其高爲犬亭去縣二



十五里

白鹿山在犬山之南去縣二十九里

雞山豕山者句踐以畜雞豕將伐吳以食士也雞山在錫山南去縣五十里豕山在良山西去縣六十三里涇江以來屬越疑豕山在餘暨界中

練塘者句踐時采錫山爲炭稱炭聚載從炭瀆至練塘各因事名之去縣五十里

木客大冢者句踐父允常冢也初徙瑯琊使樓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爲梓故曰木客去縣十五里一曰勾踐伐善材文刻獻於吳故曰木客

官瀆者句踐工官也去縣十四里

苦竹城者句踐伐吳還封范蠡子也其僻居徑六十步因爲民治田塘長千五百三十三步其冢名土山范蠡苦勤功篤故封其子於



是去縣十八里

北郭外路南溪北城者句踐築鼓鍾宮也去

縣七里其邑爲龔錢

舟室者句踐船宮也去縣五十里

民西大家者句踐客秦伊善炤龜者冢也因

名冢爲秦伊山

射浦者句踐教習兵處也今射浦去縣五里

射卒陳音死葬民西故曰陳音山

種山者句踐所葬大夫種也樓船卒二千人

釣足羨葬之三蓬下種將死自策後有賢者

百年而至置我三蓬自章後世句踐葬之食

傳三賢

巫里句踐所徙巫爲一里去縣二十五里其

亭祠今爲和公群社稷墟

一作虛

巫山者越魑神巫之官也死葬其上去縣十

三里許



六山者句踐鑄銅鑄銅不爍埋之東坂其上
馬箠句踐遣使者取於南社徒種六山飾治
爲馬箠獻之吳去縣三十五里

江東中巫葬者越神巫無杜子孫也死句踐
於中江而葬之巫神欲使覆禍吳人船去縣
三十里

石塘者越所害軍船也塘廣六十五步長三
百五十三步去縣四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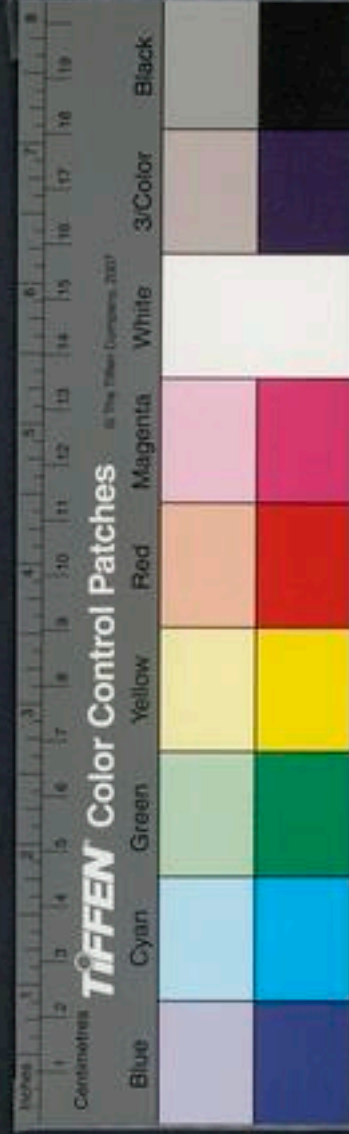
防塢者越所以遏吳軍也去縣四十里

杭塢者句踐杭也二百石長負卒七士入度
之會夷去縣四十里

塗山者禹所取妻之山也去縣五十里

朱餘者越鹽官也越人謂鹽曰餘去縣三十
五里

句踐已滅吳使吳人築吳塘東西千步名辟
首後因以爲名曰塘



獨婦山者句踐將伐吳徙寡婦致獨山上以爲死士示得專一也去縣四十里後說之者蓋句踐所以遊軍士也
馬嘯者吳伐越道逢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墮死疋馬啼嗥事見吳矣
浙江南路西城者范彘一作熱敦一作兵城也其陵固可守故謂之固陵所以然者以其大船軍所置也

山陰古故陸道出東郭隨直瀆陽春亭山陰故水道出東郭從郡陽春亭去縣五十里
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爲戰地至於柴辟亭

女陽亭者句踐入官於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於李鄉句踐勝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爲語兒鄉

吳王夫差伐越有其邦句踐服爲臣三年吳



王復還封句踐於越東西百里北鄉臣事吳
東爲右西爲左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
末寫干

觀鄉北有武原武原今海鹽姑末今大末寫
干今屬豫章自無餘初封於越以來傳聞越
王子孫在丹陽臯鄉更姓梅梅里是也自秦
以來至秦元王不絕年元王立二十年平王
立二十三年惠文王立二十七年武王立四

年昭襄王亦立五十六年而滅周赧王周
於此孝文王立一年莊襄王更號太上皇帝
立三年秦始皇帝立三十七年號曰趙政政
趙外孫胡亥立二年子嬰立六月秦元王至
子嬰凡十王百七十歲漢高帝滅之治咸陽
壹天下政使將魏舍內史敎攻韓得韓王安
政使將王賁攻魏得魏王歇政使將王涉攻
趙得趙王尚政使將王賁攻楚得楚王成政



使將史敷攻燕得燕王喜政使將王涉攻齊
得齊王建政更號爲秦始皇帝以其三十七
年東遊之會稽道度牛渚表東安東安今富
春丹陽溧陽

鄣故餘杭軻亭南東奏槿頭道度諸暨大越
以正月甲戌到大越留舍都亭取錢塘浙江
岑石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六尺西面廣尺
六寸刻丈六於越東山上其道九曲去縣二

十一里是時徙大越民置餘杭伊攻故鄣
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海南故大越處以
備東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陰已去奏諸
暨錢塘因奏吳上姑蘇臺則治射防於宅亭
賈亭北年至靈不射去奏曲阿句容度牛渚
西到咸陽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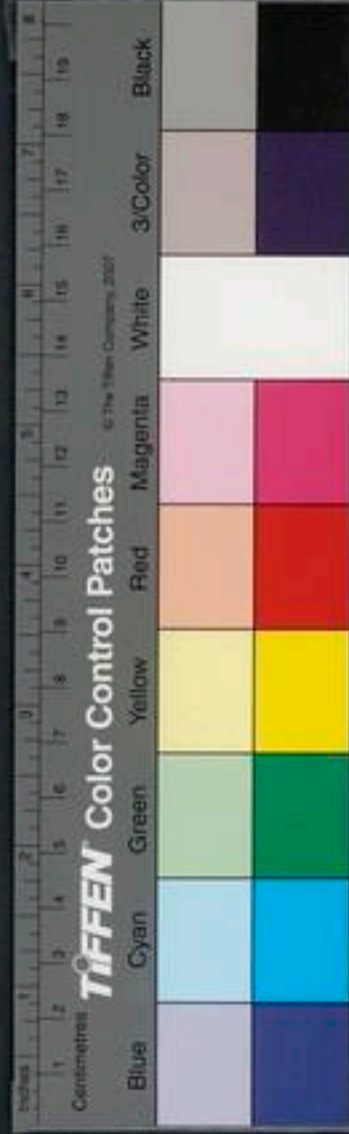


越絕卷第八

越絕卷第九

越絕外傳計倪第十一

昔者越王句踐近侵於疆吳遠媿於諸侯兵
革散空國且滅亡乃脅諸臣而與之盟吾欲
伐吳奈何有功群臣默然而無對王曰夫主
憂臣辱主辱臣死何大夫易見而難使也計
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後舉首而起曰殆哉非
大夫易見難使是大王不能使臣也王曰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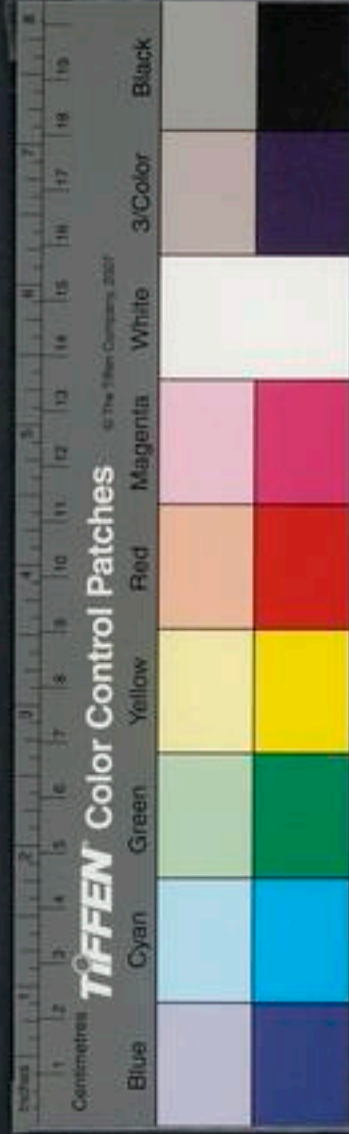


越絕卷第八

越絕卷第九

越絕外傳計倪第十一

昔者越王句踐近侵於疆吳遠媿於諸侯兵
革散空國且滅亡乃脅諸臣而與之盟吾欲
伐吳奈何有功群臣默然而無對王曰夫主
憂臣辱主辱臣死何大夫易見而難使也計
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後舉首而起曰殆哉非
大夫易見難使是大王不能使臣也王曰何



謂也計倪對曰夫官位財幣王之所輕死者
是士之所重也王愛所輕責士所重豈不艱
哉王自揖進計倪而問焉計倪對曰夫仁義
者治之門士民者君之根本也閹門固根莫
如正身正身之道謹選左右左右選則孔主
曰益上不選則孔主曰益下二者貴賤浸之
漸也願君王公選於衆精鍊左右非君子至
誠之士無與居家使邪僻之氣無漸以生仁

義之行有階人知其能官知其治爵賞刑罰
一由君出則臣下不敢毀譽以言無功者不
敢干治故明主用人不由所從不問其先說
取一焉是故周文齊桓躬於任賢太公管仲
明於知人今則不然臣故曰殆哉越王勃然
曰孤聞齊威淫泆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蓋管
仲之力也寡人雖愚唯在大夫計倪對曰齊
威除管仲罪大責任之至易此故南陽蒼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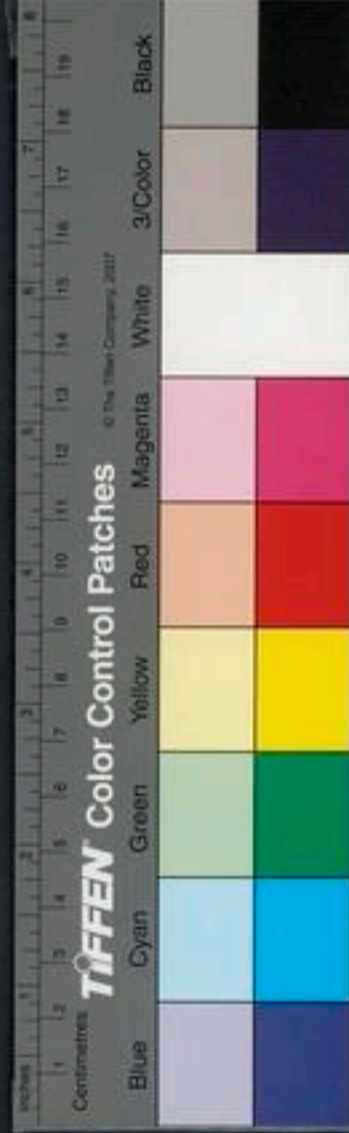
太公九十而不伐磻溪之餓人也聖主不計其辱以爲賢者一乎仲二乎仲斯可致王但霸何足道桓稱仲父文稱太公計此二人曾無跬步之勞大呼之功乃忘弓矢之怨授以上卿傳曰直能三公今置臣而不尊使賢而不用譬如門戶像設倚而相欺蓋智士所耻賢者所差君王察之越王曰誠者不能匿其辭大夫旣在何須言哉計倪對曰臣聞智者

不妄言以成其勞賢者始於難動終於有成傳曰易之謙遜對過問抑威權勢利器不可示人言賞罰由君此之謂也故賢君用臣畧責於絕施之職而其功遠使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講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觀其態選士以備不肖者無所置越王大媿乃壞池填塹開倉穀貸貧乏乃使群臣身問疾病躬視死喪不厄窮僻尊有德與



民同苦樂激河泉井示不獨食行之六年士
民一心不謀同辭不呼自來皆欲伐吳遂有
大功而霸諸侯孔子曰寬則得衆此之謂也
夫有勇見於外必有仁於內子胥戰於就李
闔廬傷焉軍敗而還是時死傷者不可稱數
所以然者罷頓不得已子胥內憂爲人臣上
不能令主下令百姓被兵刃之咎自責內傷
莫能知者故身操死持傷及被兵者莫不悉

於子胥之手垂涕啼哭欲伐而死三年自咎
不親妻子饑不飽食寒不重綵結心於越欲
復其仇師事越公錄其迷印天之龜牽牛南
斗赫赫斯怒與天俱起發令告民歸如父母
當胥之言唯恐爲後師衆同心得天之中越
乃興師與戰西江二國爭疆未知存亡子胥
知時變爲詐兵爲兩翼夜火相應句踐大恐
振旅服降進兵圍越會稽填山子胥微策可



謂神守戰數年句踐行成子胥爭諫以是不
容宰嚭許之引兵而還夫差聽嚭不殺仇人
興師十萬與不敵同聖人譏之是以春秋不
差其文故傳曰子胥賢者尚有就李之耻此
之謂也哀哉夫差不信伍子胥而任太宰嚭
乃此禍晉之驪姬亡周之褒姒盡妖妍於圖
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昭示於後王
麗質冶容宜求監於前史古人云苦藥利病

苦

一作忠

言利行伏念居安思危日謹一日易

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
知喪又曰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唯聖人乎
由此而言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
之理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
畏之如雷霆此其可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
作也



越絕卷第九

越絕卷第十

越絕外傳記吳王占夢第十二

昔者吳王夫差之時其民殷衆禾稼登熟兵
革堅利其民習於鬪戰闔廬闔廬剡子胥之教
行有日發有時道於姑胥之門晝卧姑胥之
臺覺寤而起其心惆悵如有所悔卽召太宰
而占之曰向者晝卧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
兩鑿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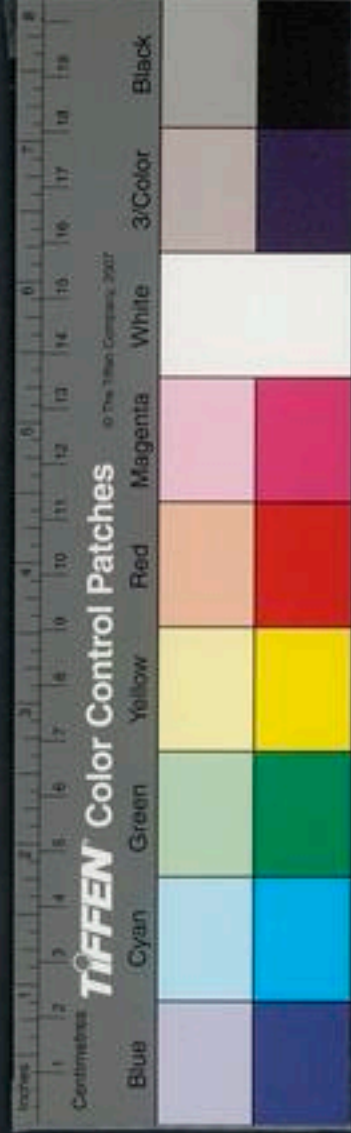


越絕卷第九

越絕卷第十

越絕外傳記吳王占夢第十二

昔者吳王夫差之時其民殷衆禾稼登熟兵
革堅利其民習於鬪戰闔廬闔廬剡子胥之教
行有日發有時道於姑胥之門晝卧姑胥之
臺覺寤而起其心惆悵如有所悔卽召太宰
而占之曰向者晝卧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
兩鑿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



兩鐻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
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
爲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
人之心所從太宰嚭對曰善哉大王興師伐
齊夫章明者伐齊克天下顯明也見兩鑿炊
而不蒸者大王聖氣有餘也見兩黑犬嗥以
北嗥以南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鐻倚吾宮
堂夾田夫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獻物已

至則有餘也見前園橫索生樹桐樂府吹巧
也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者宮女鼓樂也
吳王大悅而賜太宰嚭雜繒四十疋王心不
已召王孫駱而告之對曰臣智淺能薄無方
術之事不能占大王夢臣知有東掖門亭長
越公弟子王孫聖爲人幼而好學長而意遊
博聞疆識通於方來之事可占大王所夢臣
請召之吳王曰諾王孫駱移記曰今日壬午



左校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
聖吳王晝卧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記
到車馳詣姑胥之臺聖得記發而讀之伏地
而泣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接而起之曰
何若子性之大也希見人士卒得急記流涕
不止公孫聖仰天歎曰嗚呼悲哉此固非子
昏所能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蒼天
不可逃亡伏地而泣者不能自惜但吳王諛

心而言師道不明正言直諫身死無功大君

曰汝疆食自愛慎勿相忘伏地而書

成篇

卽把臂而決涕泣如雨上車不顧遂至

姑胥之臺謁見吳王吳王勞曰公弟子公孫
聖也寡人晝卧姑胥之臺夢入章明之宮入
門見兩鑪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
南見兩鐘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
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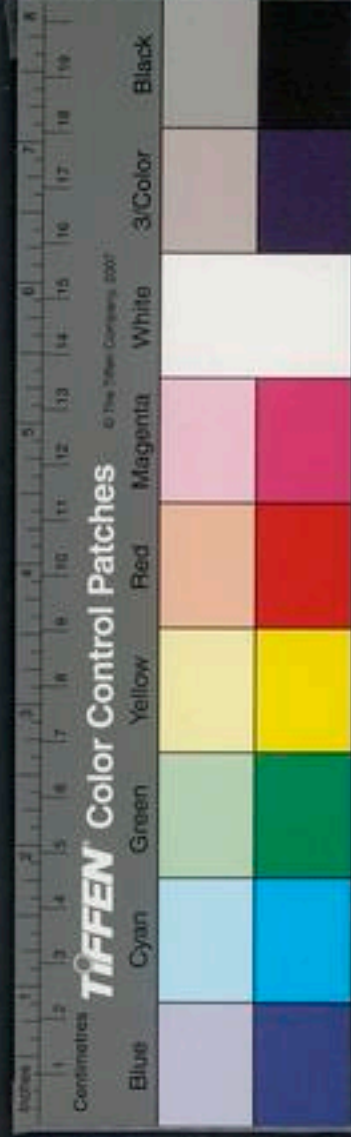
震子爲寡人精古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
諛寡人心所從公孫聖伏地有頃而起仰天
歎曰悲哉夫奸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
所好爲禍諛讒申者師道不明正言切諫身
死無功伏地而泣者非自惜因悲大王夫章
者戰不勝走倥倥明者去昭昭就冥冥見兩
鏹炊而不蒸者王且不得火食見兩黑犬嗥
以北嗥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惑也見兩鐮

倚吾宮堂者越人入吳邦伐宗廟掘社稷也
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者大王宮堂虛也前
園橫索生樹桐者桐不爲器用但爲甬當與
人俱葬後房鍛者鼓小震者大息也王毋自
行使臣下可矣太宰嚭王孫駱惶怖解冠幘
肉袒而謝吳王忿聖言不祥乃使其身自受
其殃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鐵杖擊聖中斷之
爲兩頭聖仰天歎曰蒼天知寃乎直言正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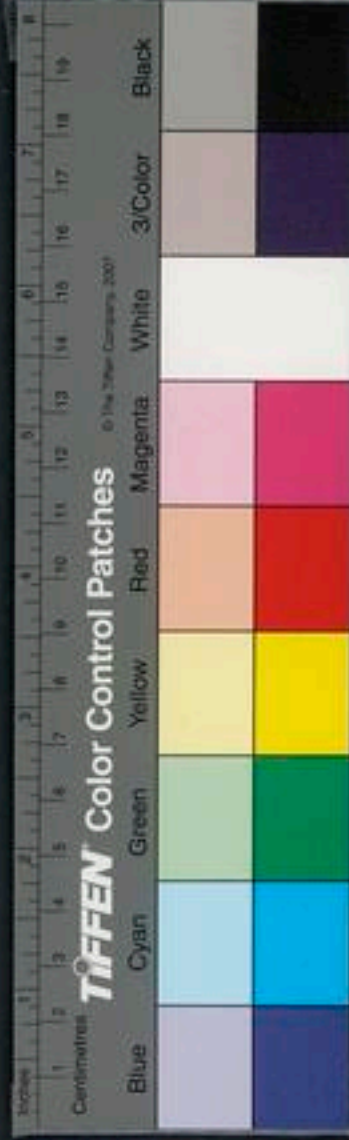
身死無功令吾家無葬我提我山中後世爲
聲響吳王使人提於秦餘杭之山虎狼食其
肉野火燒其骨東風至飛揚汝灰汝更能爲
聲哉太宰嚭前再拜曰逆言已滅讒諛已亡
因酌行觴時可以行矣吳王曰諾王孫駱爲
左校司馬太宰嚭爲右校司馬王從騎三千
旌旗羽蓋自處中軍伐齊大剋師兵三月不
去過伐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與

師擊之大敗吳師涉江流血浮尸者不可勝
數吳王不忍率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之山
饑餓足行乏糧視瞻不明據地飲水持籠稻
而食之顧謂左右曰此何名群臣對曰是籠
稻也吳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不得
火食太宰嚭曰秦餘杭山西坂間燕可以休
息大王亟食而去尚有十數里耳吳王曰吾
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試爲寡人前呼之即



尚存耶富有聲響太宰謔卽上山三呼聖三
應吳王大怖足行屬齋面如死灰色曰公孫
聖令寡人得邦誠世世相事言未畢越王追
至兵三圍吳大夫種處中范蠡數吳王曰王
有過者五寧知之乎殺忠臣伍子胥公孫聖
胥爲人先知忠信中斷之入江聖正言直諫
身死無功此非大過者二乎夫齊無罪空復
伐之使鬼神不血食社稷廢蕪父子離散允

弟異居此非大過者三乎夫越王句踐雖東
僻亦得繫於天皇之位無罪而王恒使其芻
莖秩馬比於奴虜此非大過者四乎太宰謔
讒諛佞諂斷絕王世聽而用之此非大過者
五乎吳王曰今日聞命矣越王撫步光之劔
杖屈盧之弓矚目謂范蠡曰子何不早圖之
乎范蠡曰臣不敢殺主臣存主若亡今日遜
敬天報微功越王謂吳王曰世無千歲之人



死一耳范蠡左手持鼓右手操枹而鼓之曰
上天蒼蒼若存若亡何須軍亡斷子之頸挫
子之骸不亦繆乎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之
帛冥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
孫聖以爲無知吾耻生越王則解綬以冥其
目遂杖劍而死越王殺太宰嚭戮其妻子以
其不忠信斷絕吳之世

越絕卷第十

越絕卷第十一

越絕外傳記寶劍第十三

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
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
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
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毫曹薛燭對曰豪
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竝見莫能相勝豪
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



死一耳范蠡左手持鼓右手操枹而鼓之曰
上天蒼蒼若存若亡何須軍亡斷子之頸挫
子之骸不亦繆乎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之
帛冥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
孫聖以爲無知吾耻生越王則解綬以冥其
目遂杖劍而死越王殺太宰嚭戮其妻子以
其不忠信斷絕吳之世

越絕卷第十

越絕卷第十一

越絕外傳記寶劍第十三

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
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
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
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毫曹薛燭對曰豪
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竝見莫能相勝豪
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



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金巨闕
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
坐於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
奔馬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
絕也穿銅釜絕鐵鑿胷中決如染米故曰巨
闕王取純鈞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
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
粹如芙蓉始出觀其鈇爛如列星之行觀其

光渾渾如水之溢於澹觀其斷巖巖如瓊石
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鈞耶王曰是
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
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
赤董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
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一
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
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鈞



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之
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廬無道子女死殺
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
王卧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
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
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
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廬使
專諸為奏炙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弑王僚此

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
董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群神不下歐
冶子卽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
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
二何足言哉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
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
天下未嘗有精誠上通天下為烈士寡人願
齎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



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
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劍歐冶子干將
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為鐵劍三枚一曰
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一作畢成風胡子
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大悅風胡
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為何風胡
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
曰何謂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
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
鈇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鈇從文
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絕晉
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
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右群臣賢士莫能
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
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瞻
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



此劍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
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鐵耳固能有精神
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
赫胥之時以石為兵斷樹木為宮室死而龍
臧夫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為兵以
伐樹木為宮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
主使然死而龍臧禹穴之時以銅為兵以鑿
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

平治為宮室豈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
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
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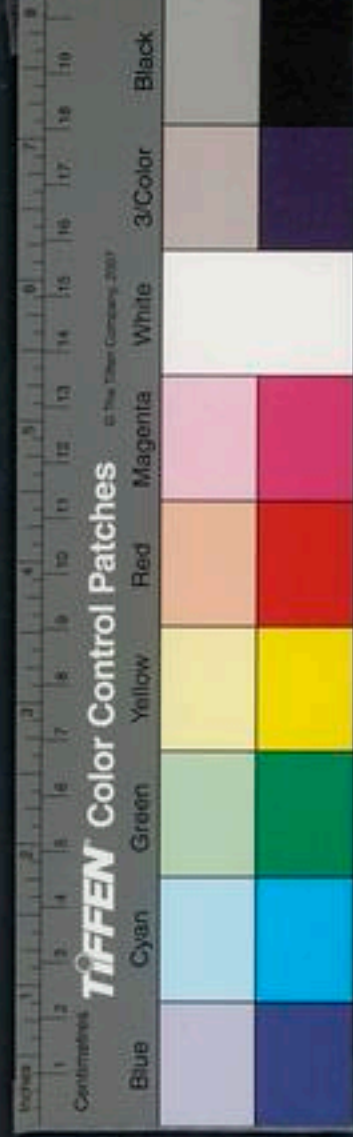
越絕卷第十一



越絕卷第十二

越絕內經九術第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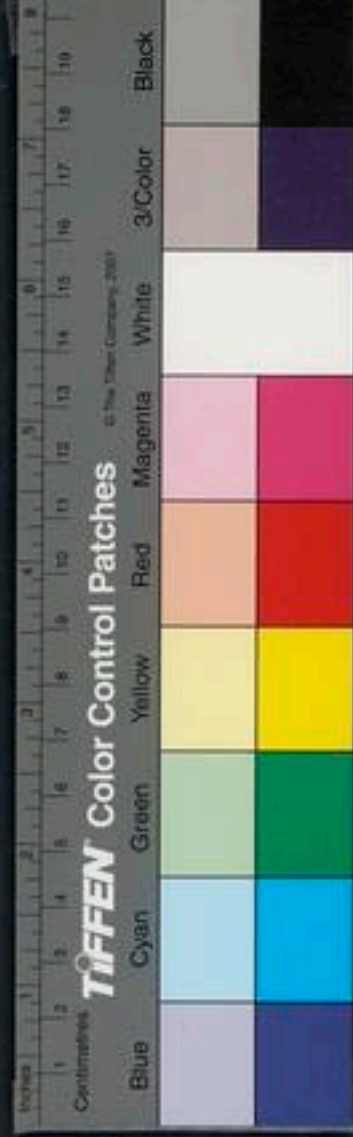
昔者越王句踐問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奈何
能有功乎大夫種對曰伐吳有九術王曰何
謂九術對曰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財
幣一作帛以遺其君三曰貴糶粟橐以空其邦
四曰遺之好美以爲勞其志五曰遺之巧匠
使起宮室高臺盡其財疲其力六曰遺其諛



越絕卷第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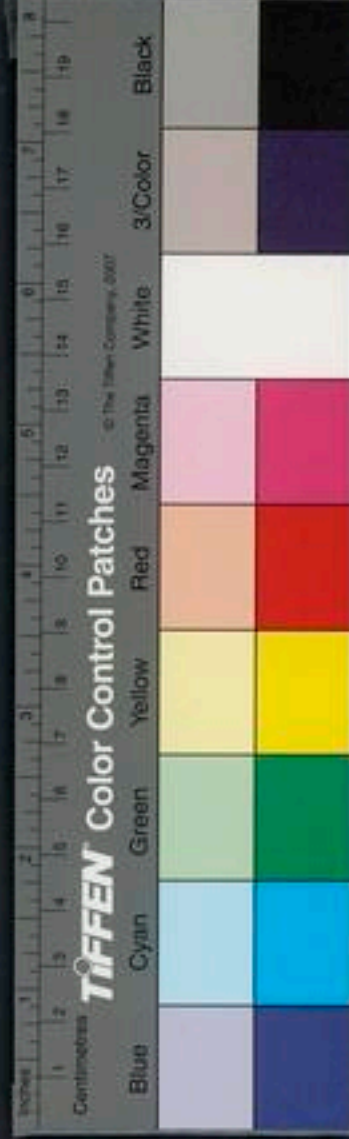
越絕內經九術第十四

昔者越王句踐問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奈何
能有功乎大夫種對曰伐吳有九術王曰何
謂九術對曰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財
幣一作帛以遺其君三曰貴糴粟橐以空其邦
四曰遺之好美以爲勞其志五曰遺之巧匠
使起宮室高臺盡其財疲其力六曰遺其諛



臣使之易伐七曰疆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
邦家富而備器九曰堅厲甲兵以承其弊故
曰九者勿患戒口勿傳以取天下不難况於
吳乎越王曰善於是作為策楯嬰以白璧鏤
以黃金類龍蛇而行者乃使大夫種獻之於
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
問於左右賴有天下之力竊為小殿有餘財
再拜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王

勿受昔桀起靈門紂起鹿臺陰陽不和五穀
不時天與之災邦國空虛遂以之亡大王受
之是後必有災吳王不聽遂受之而起姑胥
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行路之
人道死尸哭越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
種獻之於吳王曰昔者越王句踐竊有天
之遺西施鄭旦越邦洿下貧窮不敢當使下
臣種再拜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



王勿受臣聞五色令人目不明五音令人耳
不聰桀易湯義滅紂易周文而亡大王受之
後必有殃胥聞越王句踐晝書不倦晦誦竟
旦聚死臣數萬是不死必得其願胥聞越
王句踐服誠行仁聽諫進賢士是不死必
得其名胥聞越王句踐冬披毛裘夏披絺綌
是人不死必爲利害胥聞賢士邦之寶也美
女邦之咎也夏亡於末喜殷亡於妲己周亡
於褒姒吳王不聽遂受其女以申胥爲不忠
而殺之越乃興師伐吳大敗之於秦餘杭山
滅吳禽失差而戮太宰嚭與其妻子

越絕外傳記軍氣第十五

夫聖人行兵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
人合心義合乃動見可乃取小人則不然以
疆厭弱取利於危不知逆順快心於非故聖
人獨知氣變之情以明勝負之道凡氣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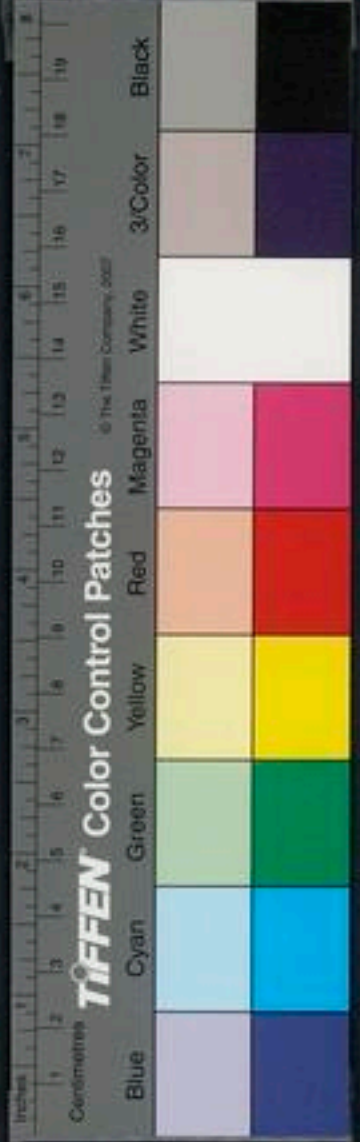
色青黃赤白黑色因有五變人氣變軍上有
氣五色相連與天相抵此天應不可攻攻之
無後其氣盛者攻之不勝軍上有赤色氣者
徑抵天軍有應於天攻者其誅乃身軍上有
青氣盛明從其本廣末銳而來者此逆兵
氣也爲未可攻衰去乃可攻青氣在上其謀
未定青氣在右將弱兵多青氣在後將勇毅
少先大後小青氣在左將少卒多兵少軍罷

青氣在前將暴其軍必來赤氣在軍上將謀
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
乃何攻赤氣在右將軍勇而兵少卒疆必以
殺降赤氣在後將弱卒疆敵少攻之殺將其
軍可降赤氣在右將勇敵多兵卒疆赤氣在
前將勇兵少毅多卒少謀不來黃氣在軍上
將謀未定其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
去乃可攻黃氣在右將智而明兵多卒疆毅



足而不可降黃氣在後將智而勇卒疆兵少
 穀少黃氣在左將弱卒少兵少穀亡攻之必
 傷黃氣在前將勇智卒多疆穀足而有多為
 焉一作不可攻也白氣在軍上將賢智而明卒
 威勇而疆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氣
 衰去乃可攻白氣在右將勇而卒疆兵多穀
 亡白氣在後將仁而明卒少兵多穀少軍傷
 白氣在左將勇而疆卒多穀少可降白氣在

前將弱卒亡穀少攻之可降黑氣在軍上將
 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去乃
 可攻黑氣在右將弱卒少兵亡穀盡軍傷可
 不攻自降黑氣在後將勇卒疆兵少穀亡攻
 之殺將軍亡黑氣在左將智而勇卒少兵少
 攻之殺將其軍自降黑氣在前將智而明卒
 少穀盡可不攻自降故明將知氣變之形氣
 在軍上其謀未定其在右而低者欲為右伏



兵之謀其氣在前而低者欲為前伏陣也其氣在後而低者欲為走兵陣也其氣陽者欲為去兵其氣在左而低者欲為左陣其氣間其軍欲有入邑右子胥相氣取敵大數其法如是軍無氣筭於廟堂以知疆弱一五九西向吉東向敗亡無東二六十南向吉北向敗亡無北三七十一東向吉西向敗亡無西四八十二北向吉南向敗亡無南此其用兵月

日數吉凶所避也舉兵無擊大歲上物卯也始出各利以其四時制日是之謂也

韓故治今京兆郡角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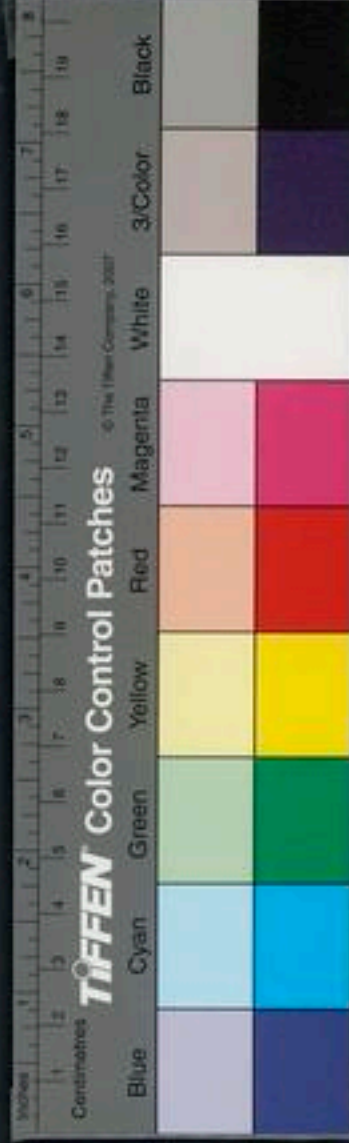
鄭故治角亢也

燕故治今上漁陽右北平遼東莫郡尾箕也

越故治今大越山陰南斗也

吳故治西江都牛須女也

齊故治臨菑今濟北平原北海郡菑川遼東



城陽虛危也

衛故治濮陽今廣陽韓郡營室壁也

魯故治太山東溫周固水今魏東奎婁也

梁故治今濟陰山陽濟北東郡畢也

晉故治今代郡常山中山河間廣平郡甯也

秦故治雍今內史也巴郡漢中隴西定襄太

原安邑東井也

周故治雒今河南郡柳七星張也

楚故治郢今南郡南陽汝南淮陽六安九江

廬江豫章長沙翼軫也

趙故治邯鄲今遼東隴西北地上郡鴈門北

郡清河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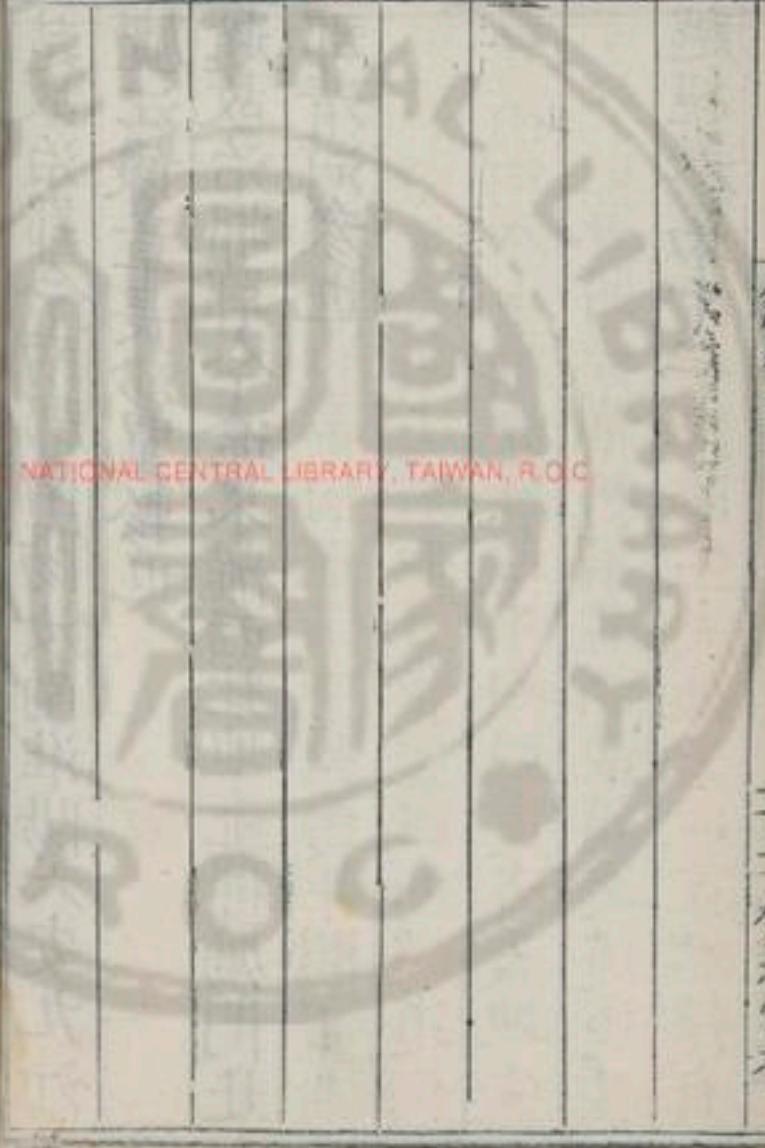
越絕卷第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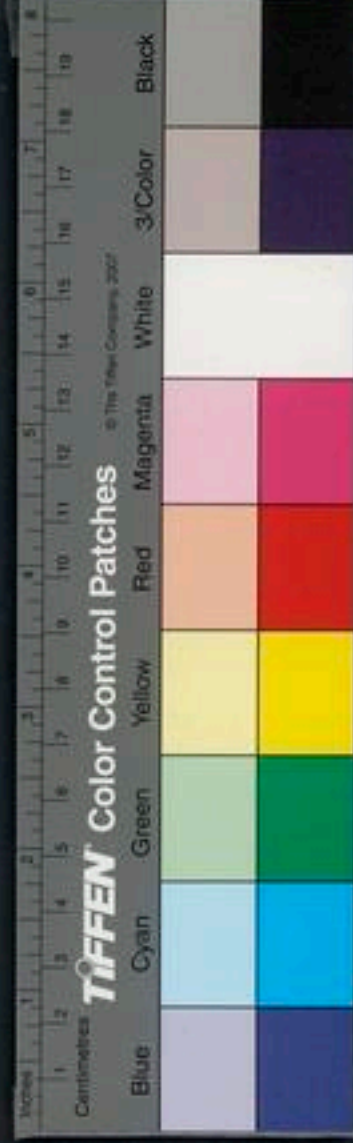
越絕卷第十三

越絕外傳枕中第十六

昔者越王句踐問范子曰古之賢主聖王之
治何左何右何去何取范子對曰臣聞聖主
之治左道右術去末取實越王曰何謂道何
謂術何謂末何謂實范子對曰道者天地先
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故謂之道道生
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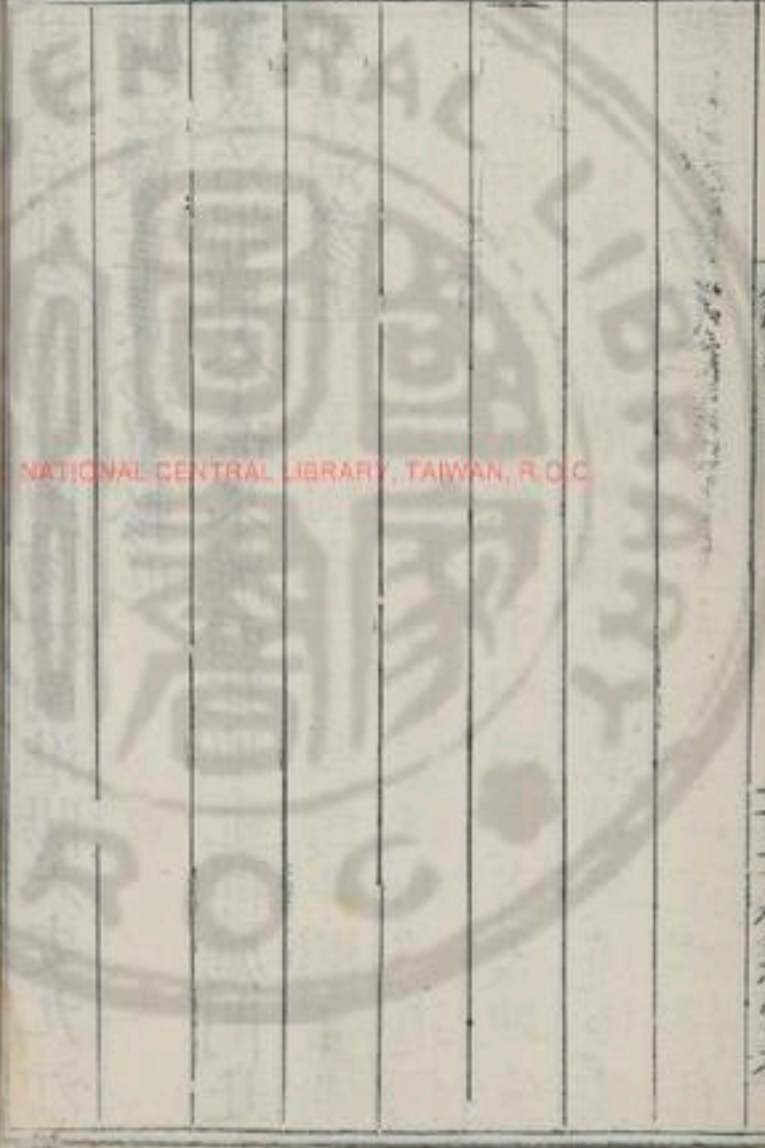
一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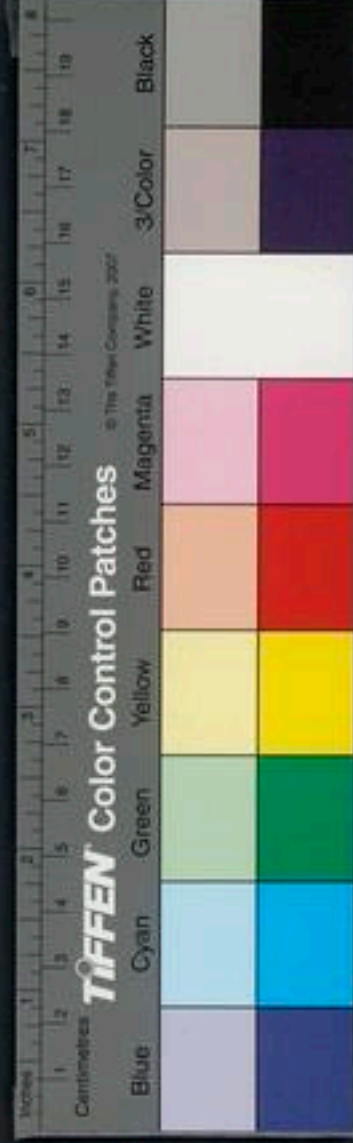
越絕卷第十三

越絕外傳枕中第十六

昔者越王句踐問范子曰古之賢主聖王之
治何左何右何去何取范子對曰臣聞聖主
之治左道右術去末取實越王曰何謂道何
謂術何謂末何謂實范子對曰道者天地先
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故謂之道道生
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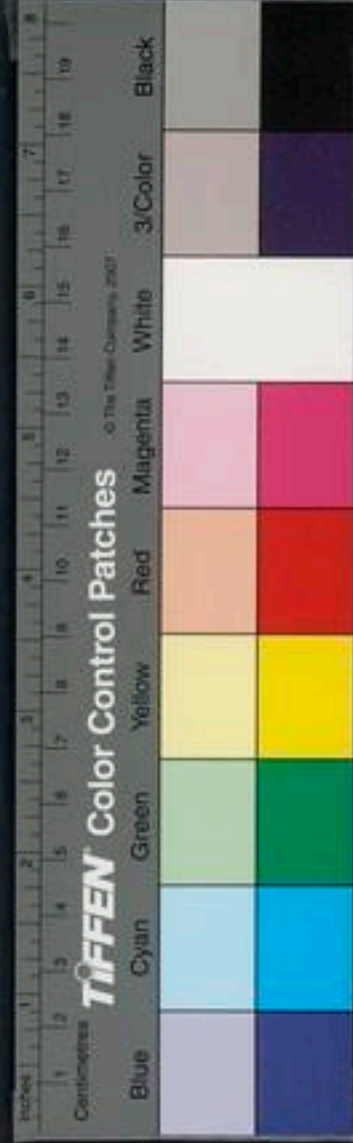


一百二



寒暑燠濕日月星辰四時而萬物備術者天
意也盛夏之時萬物遂長聖人緣天心助天
喜樂萬物之長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
詩而天下治言其樂與天下同也當是之時
頌聲作所謂末者名也故名過實則百姓不
附親賢士不爲用而外諸侯聖主不爲也
所謂實者穀也也得人心任賢士也凡此四
者邦之寶也越王曰寡人躬行節儉下士求

賢不使名過實此寡人所能行也多貯穀富
百姓此乃天時水旱寧在一人耶何以備之
范子曰百里之神千里之君湯執其中和舉
伊尹收天下雄雋之士練卒兵率諸侯兵伐
桀爲天下除殘去賊萬民皆歌而歸之是所
謂執其中和者越王曰善哉中和所致也寡
人雖不及賢主聖王欲執其中和而行之今
諸侯之地或多或少疆弱不相當兵革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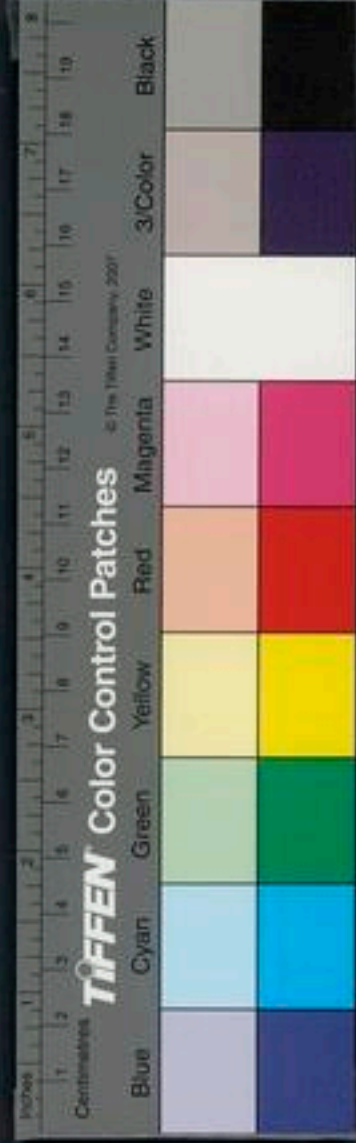
如此則歲惡五穀不登聖主施令必審於四
特此至禁也越王曰此寡人所能行也願欲
知圖穀上下貴賤欲與他貨之內以自實爲
之奈何范予曰夫八穀之賤也如宿穀之登
其明也諦審察陰陽消息觀市之反覆雌雄
之相逐天道乃畢越王問范子曰何執而昌
何行而亡范子曰執其中則昌行奢侈則亡
越王曰寡人欲聞其說范子曰臣聞古之賢

主聖君執中和而原其終始卽位安而萬物
定矣不執其中和不原其終始卽尊位傾萬
物散文武之業桀紂之跡可知矣古者天子
及至諸侯自滅至亡漸漬乎滋味之費沒溺
於聲色之類牽擥於珍怪貴重之器故其邦
空虛困其士民以爲須臾之樂百姓皆有悲
心瓦解而倍畔者桀紂是也身死邦亡爲天
下笑此謂行奢侈而亡也湯有七十里地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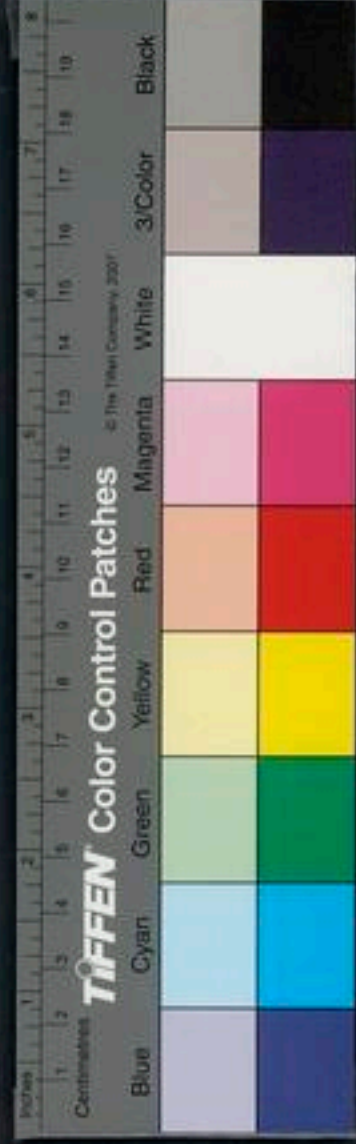
執三表可謂邦寶不知三表身死棄道越王
問范子曰春肅夏寒秋榮冬泄人治使然乎
將道也范子曰天道三千五百歲一治一亂
終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此天之常道也四時
易次寒暑失常治民然也故天生萬物之時
聖人命之曰春春不生遂者故天不重爲春
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而殺
之冬受而藏之春肅而不生者王德不究也

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命也秋順而復
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
無功也此所謂四時者邦之禁也越王曰寒
暑不時治在於人可知也願聞歲之美惡穀
之貴賤何以紀之范子曰夫陰陽錯繆卽爲
惡歲人生失治卽爲亂世夫一亂一治天道
自然八穀亦一賤一貴極而復反言亂三千
歲必有聖王也八穀貴賤更相勝故死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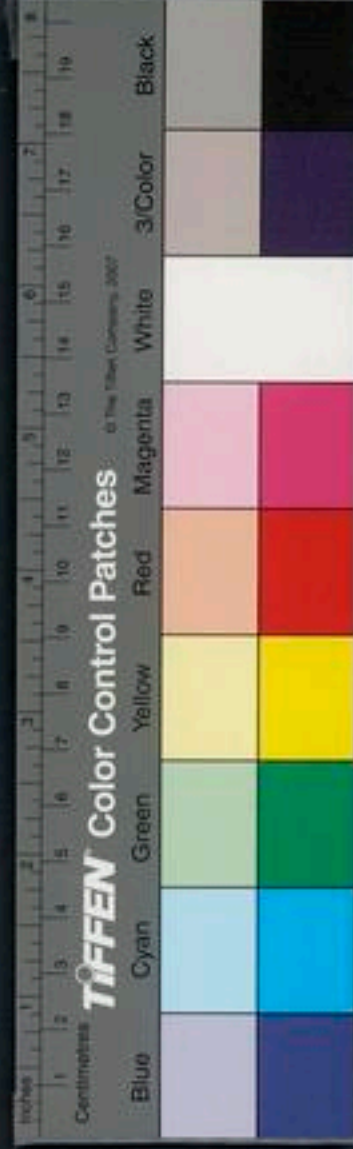


者逆大潰生凌死者順大賤越王曰善越王
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者死得其
魂魄者生物皆有之將人也范子曰人有之
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最爲貴物之生穀爲
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可得豫知也越王曰
其善惡可得聞乎范子曰欲知八穀之貴賤
上下衰極必察其魂魄視其動靜觀其所舍
萬不失一問曰何謂魂魄對曰魂者蒙也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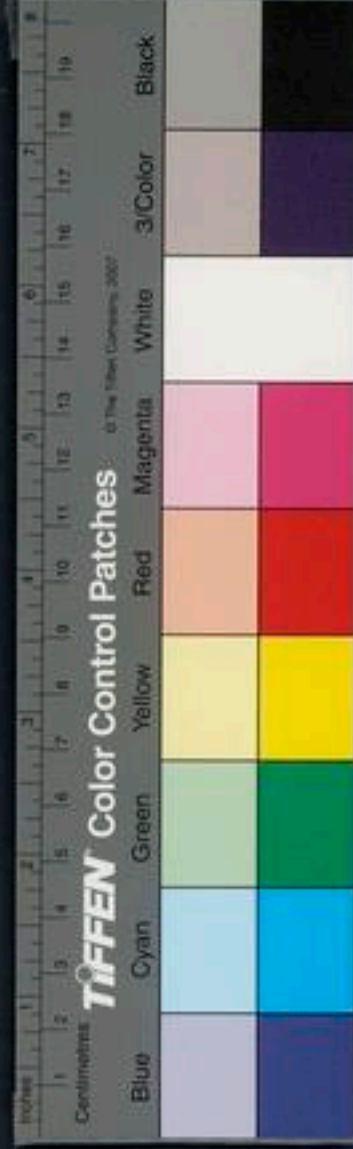
者生氣之源也故神生者出入無門上下無
根見所而功自存故名之曰神神主生氣之
精魂主死氣之舍也魄者主賤魂者主貴故
當安靜而不動魂者方盛夏而行故萬物得
以自昌神者主氣之精主貴而雲行故方盛
夏之時不行卽神氣而不成物矣故死凌
生者歲大敗生凌死者歲大美故觀其魂魄
卽知歲之善惡矣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



以爲國寶越五日困於吳請於范子曰寡人
守國無術負於萬物幾亡邦危社稷爲旁邦
所議無定足而立欲捐軀出死以報吳仇爲
之奈何范子曰臣聞聖主爲不可爲之行不
惡人之謗已爲足舉之德不德人之稱已舜
循之歷山而天下從風使舜釋其所循而求
天下之利則恐不全其身昔者神農之治天
下務利之而已矣不望其報不貪天下之財
而天下共富之所以其智能自貴於人而天
下共尊之故曰富貴者天下所置不可奪也
今王利地貪財接兵血刃僵尸流血欲以顯
於世不亦謬乎越王曰上不逮於神農下不
及於堯舜今子以至聖之道以說寡人誠非
吾所及也且吾聞之也父辱則子死君辱則
臣死今寡人親已辱於吳矣欲行一切之變
以復吳仇願子更爲寡人圖之范子曰君辱



則死固其義也立死下士人而求成邦者上
聖之計也且夫廣天下尊萬乘之主使百姓
安其居樂其業者唯兵兵之要在於人人之
要在於穀故民衆則主安穀多則兵疆王而
備此二者然後可以圖之也越王曰吾欲富
邦疆兵地狹民少奈何爲之范子曰夫陽動
於上以成天文陰動於下以成地理審察開
置之要可以爲富凡欲先知天門開及地戶
閉其術天高五寸減天寸六分以成地謹司
八穀初見出於天者是謂天門開地戶閉陽
氣不得下入地戶故氣轉動而上下陰陽俱
絕八穀不成大貴必應其歲而起此天變見
符也謹司八穀初見入於地者是謂地戶閉
陰陽俱會八穀大成其歲大賤來年大饑此
地變見瑞也謹司八穀初見半於人者糴平
熟無災害故天倡而見符地應而見瑞聖人



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謂天平地平以此爲天圖越王旣已勝吳三日反邦未至息自雄問大夫種曰夫聖人之術何以加於此乎大夫種曰不然王德范子之所言故天地之符應邦以藏聖人之心矣然而范子豫見之策未肯爲王言者也越王愀然而恐面有憂色請於范子稱曰寡人用夫子之計幸得勝吳盡夫子之力也寡人聞夫子明於陰陽進退豫知未形推往引前後知千歲可得聞乎寡人虛心垂意聽於下風范子曰夫陰陽進退前後幽冥未見未形此持殺生之柄而王制於四海此邦之重寶也王而毋泄此事臣請爲王言之越王曰夫子幸教寡人願與之自藏至死不敢忘范子曰陰陽進退者固天道自然不足怪也夫陰入淺者卽歲善陽入深者則歲惡幽幽冥冥豫知未形故聖人



見物不疑是謂知時固聖人所不傳也夫堯舜禹湯皆有豫見之勞雖有凶年而民不窮越王曰善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為邦寶范子已告越王立志入海此謂天地之圖也

越絕卷第十三

越絕卷第十四

越絕外傳春申君第十七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見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託敢言女環曰卽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



見物不疑是謂知時固聖人所不傳也夫堯舜禹湯皆有豫見之勞雖有凶年而民不窮越王曰善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為邦寶范子已告越王立志入海此謂天地之圖也

越絕卷第十三

越絕卷第十四

越絕外傳春申君第十七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見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託敢言女環曰卽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



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
使者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者彼必有問汝
女弟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故彼必
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
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
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
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
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

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

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

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

終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

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

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

爲之奈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

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曰諾與女環通未



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
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卽王
公也而何爲佐乎君戒念之五日而道之邦
中有好女中相可屬嗣者烈王曰諾卽召之
烈王悅取之十月產子男十年烈王死幽王
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
園以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卽封春
申君於吳幽王後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
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翦滅之

越絕德序外傳記第十八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歎曰我其不伯乎
欲殺妻子角戰以死蠡對曰殆哉王失計也
愛其所惡且吳王賢不離不肖不去若卑辭
以地讓之天若棄彼必許句踐曉焉曰豈
然哉遂聽能以勝越王句踐卽得平吳春祭
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爲之立嗣垂之來



世傳之萬載鄰邦樂德以來取足范蠡內視
若盲反聽若龍度天關涉天機後衽天人前
帶神光當是時言之者其去甚微甚密王
已失之矣然終難復見得於是度兵徐州致
貢周室元王以之中興號為州伯以為專句
踐之功非王室之力是時越行伯道沛歸於
宋浮陵以付楚臨期開陽復之於魯中邦侵
伐因斯衰止以其誠於內威發於外越專

其功故曰越絕是也故傳曰桓公迫於外子
能以覺悟句踐執於會稽能因以伯堯舜雖
聖不能任狠致治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
蠡善慮患句踐能行焉臣主若斯其不伯得
乎易曰君臣同心其利斷金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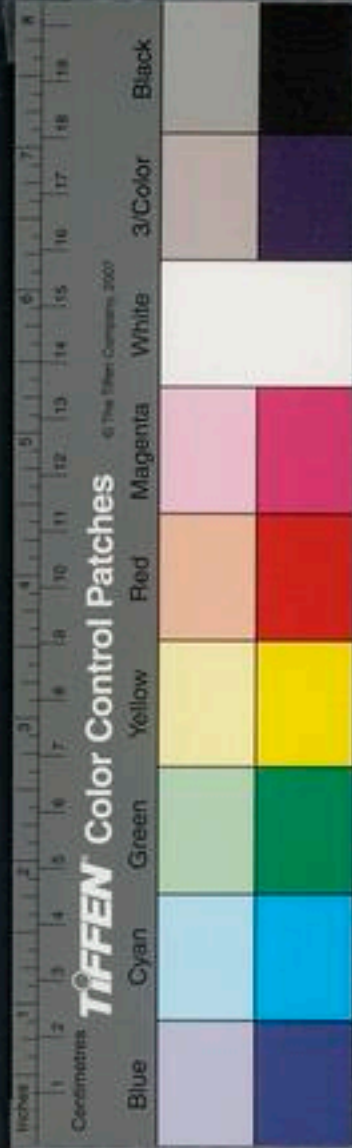
吳越之事煩而文不喻聖人畧焉賢者垂意
深省厥辭觀斯智愚夫差狂惑賊殺子胥句
踐至賢種曷為誅范蠡恐懼逃于五湖蓋有



說乎夫吳知子胥賢猶昏然誅之傳曰人之
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
氣身死不為醫邦亡不為謀還自遺災蓋木
土水火不同氣居此之謂也

種立休功其後厥過自伐句踐知其仁也不
知其信見種為吳通越稱君子不危窮不滅
服以忠告句踐非之見乎顏色范蠡因心知
意策問其事卜省其辭吉耶凶耶屯言其災
夫子見利與害去于五湖蓋謂知其道貴微
而賤獲易自知幾其神乎道以不害為左傳
曰知始無終厥道必窮此之謂也

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嗟乎衆曲矯直一人
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自以
為可復吾見凌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
自致於此吾先得榮後僂者非智衰也先遇
明後遭險君之易移也巴矣坐不遇時復何



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莫如早死從吾先
王于地下蓋吾之志也吳王將殺子胥使馮
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爲吳王來也洩言曰王
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
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我王親爲禽哉
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吳王聞以爲
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
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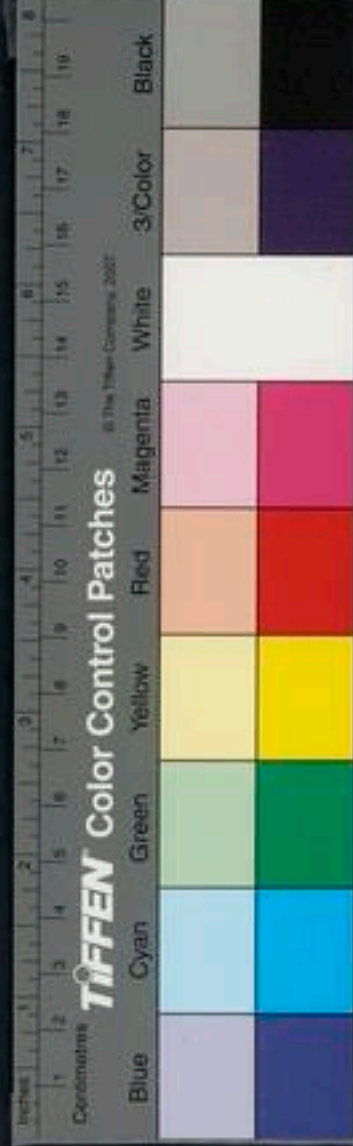
歸神大海彷彿之間音珥常王后世稱述蓋
子胥水僊也

子胥挾弓去楚唯夫子獨知其道事世
有退至今實之實秘文之事深述厥珥徵爲
其戒齊人歸女其後亦重各受一篇文辭不
旣經傳外章輔發其類故聖人見微知著觀
始知終由此觀之夫子不王可知也恭承嘉
惠述暢往事夫子作經攬史記憤懣不泄兼



道事後覽承傳說厥意以爲周道不敝春秋
不作蓋夫子作春秋記元於魯大義立微言
屬五經六藝爲之檢式垂意於越以觀枉直
陳其本末抽其統紀章决句斷各有終始吳
越之際夫差弊矣是之謂也故觀乎太伯能
知聖賢之分觀乎荆平能知信勇之變觀乎
吳越能知陰謀之慮觀乎計倪能知陰陽消
息之度觀乎請糴能知人之使敵邦賢不

肖觀乎九術能知取人之真轉禍之福觀乎
兵法能知却敵之路觀乎陳恒能知古今相
取之術觀乎德叙能知忠直所死狂悖通拙
經百八章上下相明齊桓興盛執操以同管
仲達于霸紀范蠡審乎吉凶終始夫差不能
邦之治察乎馮同宰嚭能知諂臣之所移
哀彼離德信不用內痛子胥忠諫邪君反受
其咎夫差誅子胥自此始亡之謂也



越絕卷第十四

越絕卷第十五

越絕篇叙外傳記第十九

維先古九頭之世蒙水之際興敗有數承三
繼五故曰衆者傳目多者信德自此之時天
下大服三皇以後以一治人至於三王爭心
生兵革越作肉刑五胥因悉挾方氣歷天漢
孔子感精知後有疆秦喪其世漢興也賜
權齊晉越入吳孔子推類知後有蘇秦也權



越絕卷第十四

越絕卷第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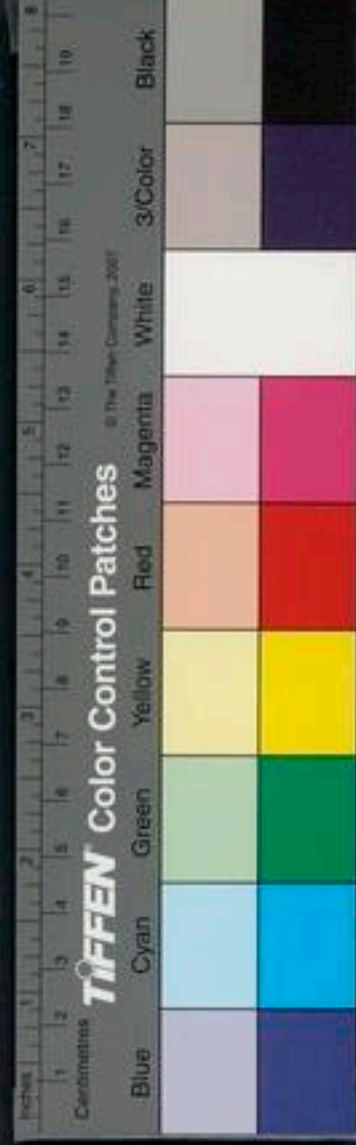
越絕篇叙外傳第十九

維先古九頭之世蒙水之際興敗有數承三
繼五故曰衆者傳目多者信德自此之時天
下大服三皇以後以一治人至於三王爭心
生兵革越作肉刑五胥因悉挾方氣歷天漢
孔子感精知後有疆秦喪其世漢興也賜
權齊晉越入吳孔子推類知後有蘇秦也權



衡相動衡五相發道獲麟周盡證也故作春秋以繼周也此時天地曩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與太平孔子懷聖承弊無尺土所有一民所子睹麟乘涕傷民不得其所非聖人孰能痛世若此萬代不滅無能復述故聖人沒而微言絕賜見春秋改文尚質譏二名興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賜之說也魯安吳吳敗晉疆越霸世春秋二百餘年垂象後王賜傳吳越指於秦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絕於彼辯士絕於此故題其文謂之越絕

問曰越絕始於太伯終於陳恒何論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乃太伯審於始知去上賢太伯持不恨讓之至也始於太伯仁賢明大吳也仁能生勇故次以荆平也勇子胥忠正信智以明也智能生詐故次以吳人也善



其務救蔡勇其伐荆其范豸行爲持危救傾也莫如循道順天富邦安民故次計倪富邦安民故於自守易以取故次請糴也一其愚故乖其政也

問曰請粟者求其福祿必可獲故次以九術順天心終和親卽知其情策於廊廟以知疆弱時至伐必可克故次兵法兵凶器也動作不當天與其殃如此上事乃可用兵易之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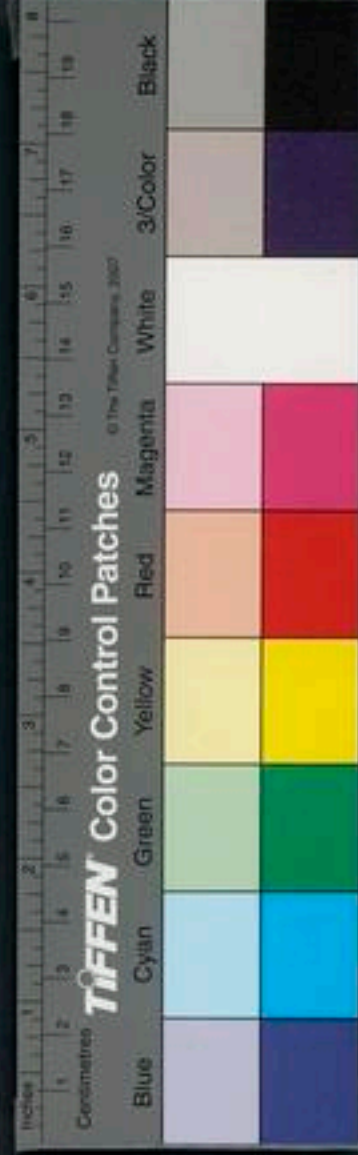
將春秋無將子謀父臣殺主天地所不容載惡之甚深故終於陳恒也易之卜將春秋無將今荆平何善乎君無道臣仇主以次太伯何曰非善荆平也乃勇子胥也臣不討賊子不復仇非臣子也故賢其寃於無道之楚困不死也善其以匹夫得一邦之衆竝義復仇傾諸侯也非義不爲非義不死也

問曰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於吳其行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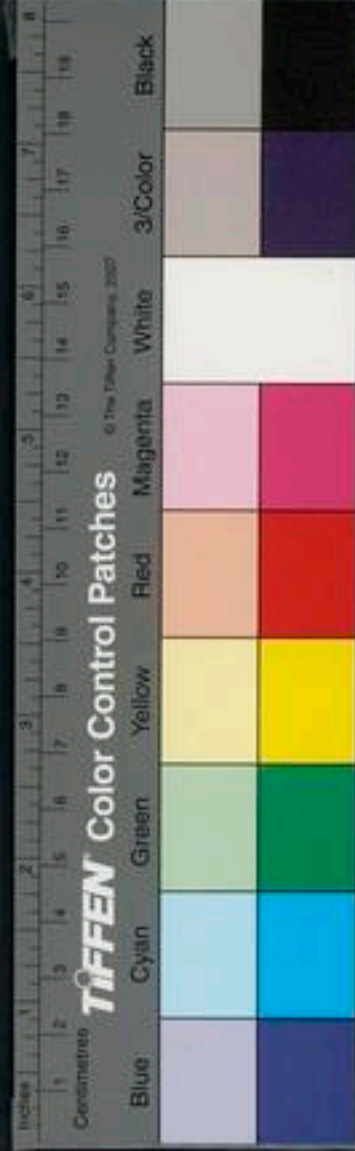
妻楚王母及乎夷狄貶之言吳人也問曰句踐何德也曰伯德賢君也傳曰危人自安君子弗爲奪人自與伯夷不多行僞以勝滅人以伯其賢奈何曰是固伯道也棋道厭駁一善一惡當時無天子疆者爲右使句踐無權滅邦久矣子胥信而得衆道范蠡善僞以勝當明王天下太平諸侯和親四夷樂德歎寒貢珍屈膝請臣子胥何由乃困於楚范蠡不父乃爲狂者句踐何當屬墨莖養馬遭逢變亂權以自存不亦賢乎行伯非賢晉文之能因時順宜隨而可之故空社易爲福危民易爲德是之謂也

問曰子胥范蠡何人也子胥勇而智正而信范蠡黠而明皆賢人問曰子胥死范蠡去二人行違皆稱賢何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事君以道言耳范蠡單身入越主於伯有



所不合故去也問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君之義也義無死胥死者受恩深也今蠹猶重也不明甚矣問曰受恩死死之善也臣事君猶妻事夫何以去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行者去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并稱仁行雖有異其義同死與生敗與成其同奈何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子胥重其信范蠡貴

其義信從中出義從外出微子去者痛殷道也比干死者忠於紂也箕子亡者正其紀也皆忠信之至相爲表裏耳問曰二子孰愈乎曰以爲同耳然子胥無爲能自免於無道之楚不忘舊功滅身爲主合卽能以霸不合可去則去可死則死范蠡遭世不明被髮佯狂無正不行無主不止色斯而舉不害於道億則屢中貨財殖聚作詐成伯不合乃去三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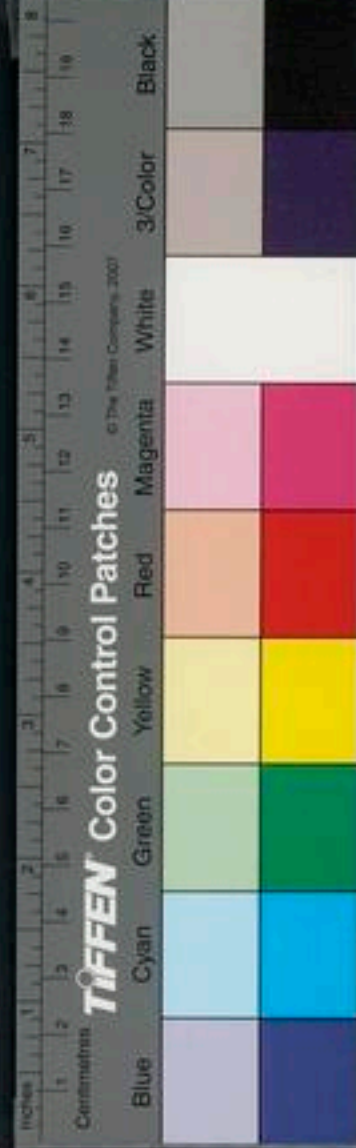


山之
之山

避位名聞海內去越入齊老身西陶仲子由
楚傷中而死二子行有始終子胥可謂兼人
乎問曰子胥伐楚宮射其子不殺何也弗及
耳楚世子奔逃雲夢山之子胥兵咎卒主之
墓昭王遣大夫申包胥入秦請救于斧漁子
進諫子胥適會秦救至因引兵還越足
其榮於無道之楚興兵伐吳子胥以不得已
迎之就李問曰汝墓何名乎子之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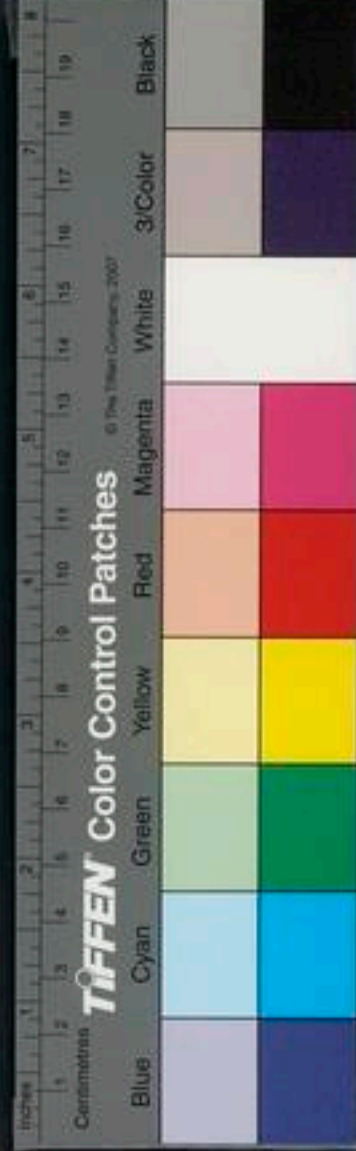
討賊至誠感天矯枉過直乳狗哺虎不計禍
福大道不誅誅首惡子胥咎墓不究也

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
為誠譏惡為誠句踐以來至乎更始之元五
餘年吳越相復見於今百歲一賢猶為比
肩記陳厥說畧其有人以去為生得衣乃成
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
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畧畧以事類俟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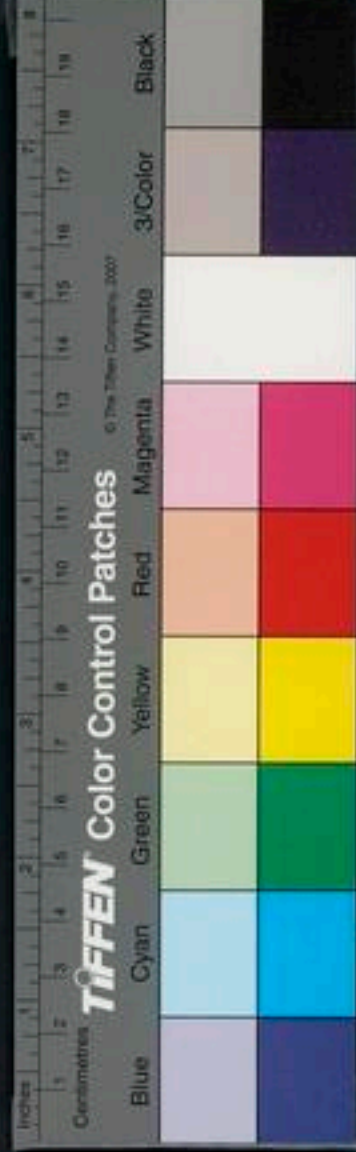
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於古今德配顏淵時莫能與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友臣不施猶夫子得麟覽覩厥意嗟歎其文於乎哀哉温故知新述暢子胥以喻來今經世歷覽論者不得莫能達焉猶春秋銳精堯舜垂意周文配之天地著於五經齊德日月比智陰陽詩之伐柯以已喻人後生可畏

蓋不在年以口爲姓萬事道也承之以天德高明也屈原同名意相應也百歲一賢賢復生也明於古今知也德比顏淵不可量也時莫能用筮口鍵精深自誠也猶子得麟丘道窮也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成賢人衣之能章也名有米八政寶也覆以庚兵絕之也於乎哀哉莫肯與也屈原隔界放於南楚自沈湘水彘蝨所有也



越絕卷第十五終

越絕復仇之書也子胥夫差以父之仇句踐
以身之仇而皆非其道焉夫君天也君有臣
而君殺之尚可仇乎故子胥鞭平王之墓爲
不義闔廬之死夫差使人謂已曰而忘越王
之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故
夫椒之敗釋越而不誅爲不孝會稽之棲苦
身焦思嘗膽而食卒以滅吳不知越實得罪
於吳而吳之赦已也故其郤公孫雄之請爲



不仁春秋書子胥之事曰吳入郢狄吳而諱
楚也於夫椒之戰則不書蓋不足乎書也於
黃池之會書於越入吳狄越而咎吳也春秋
之末復仇之事莫大於斯三者越絕實備之
有國有家者可以鑒觀焉

隋經籍志越絕紀十六卷崇文總目則十五
卷注司馬遷史記者屢引以爲據予紹熙壬

子遊吳中得許氏本訛舛特甚嘉定壬申令
餘杭又得陳正卿本乙亥官中都借本秘閣
以三本互相參攷擇其通者從之乃麤可讀
然猶未也念前所見者皆謄寫失真不板行
則其傳不廣傳不廣則各私其所藏莫克是
正遂刻之夔門以俟來者嘉定庚辰七月望
日東徐丁黼書



越絕卷終

越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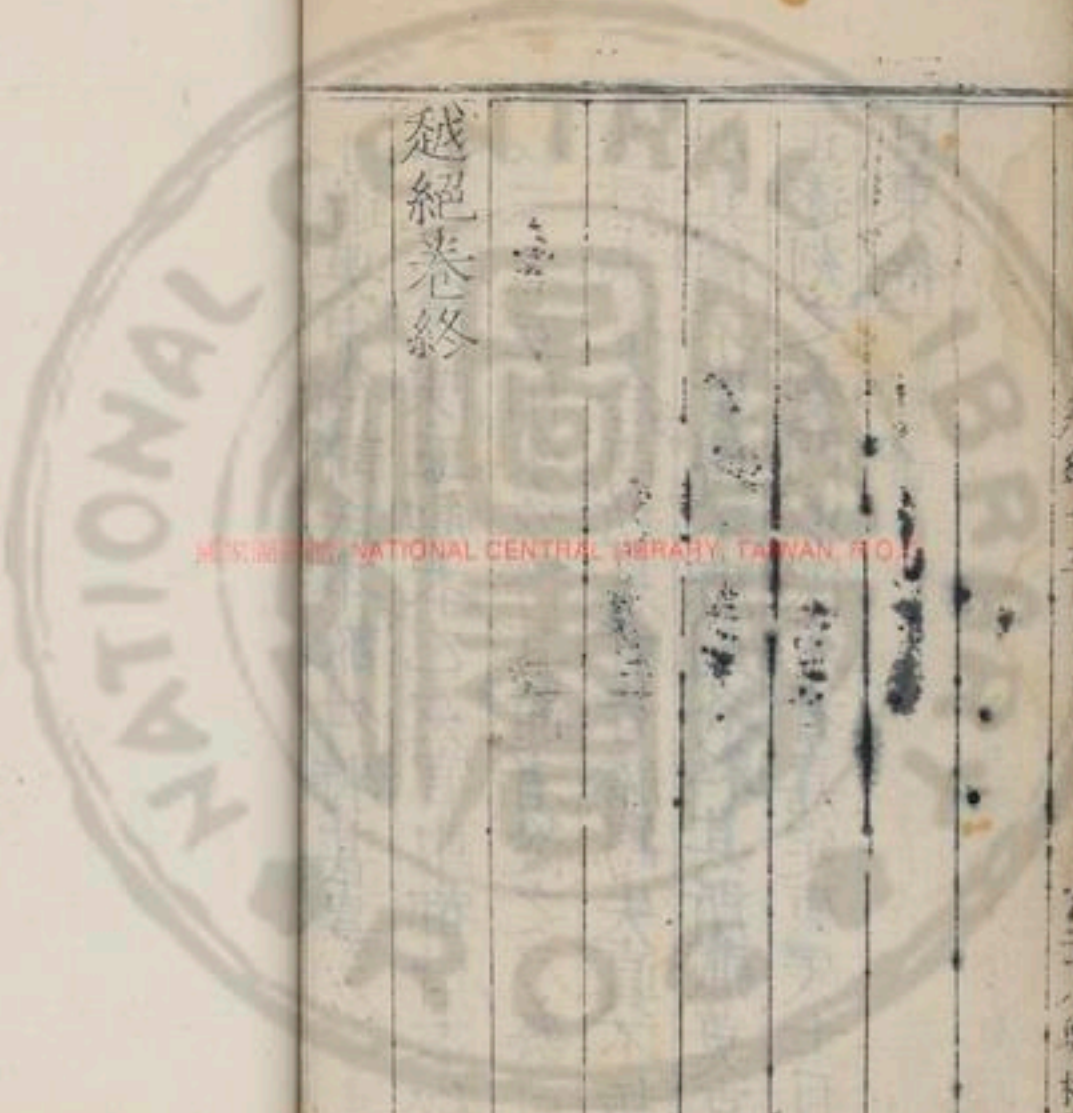
越絕

越絕

越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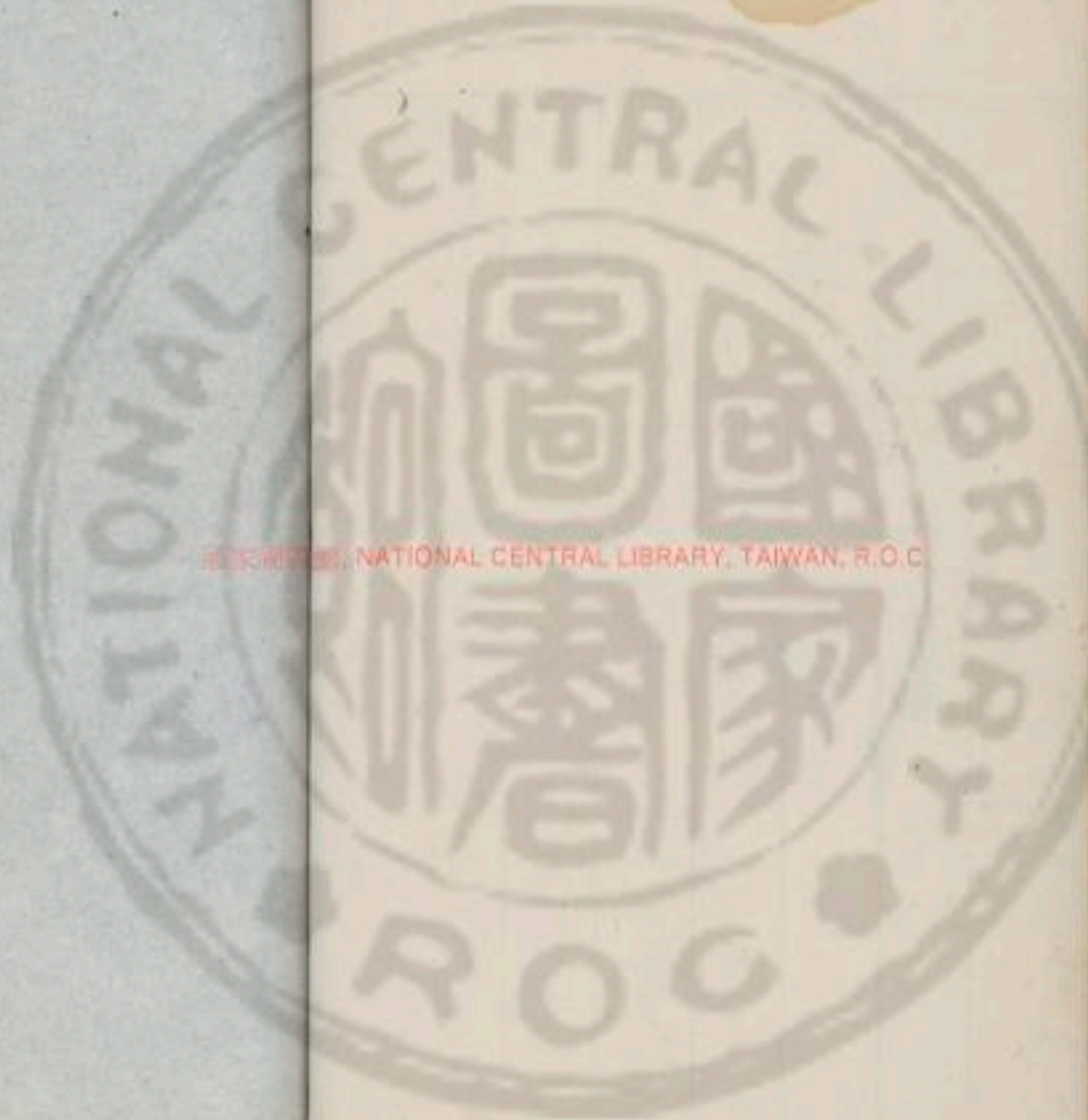
越絕

越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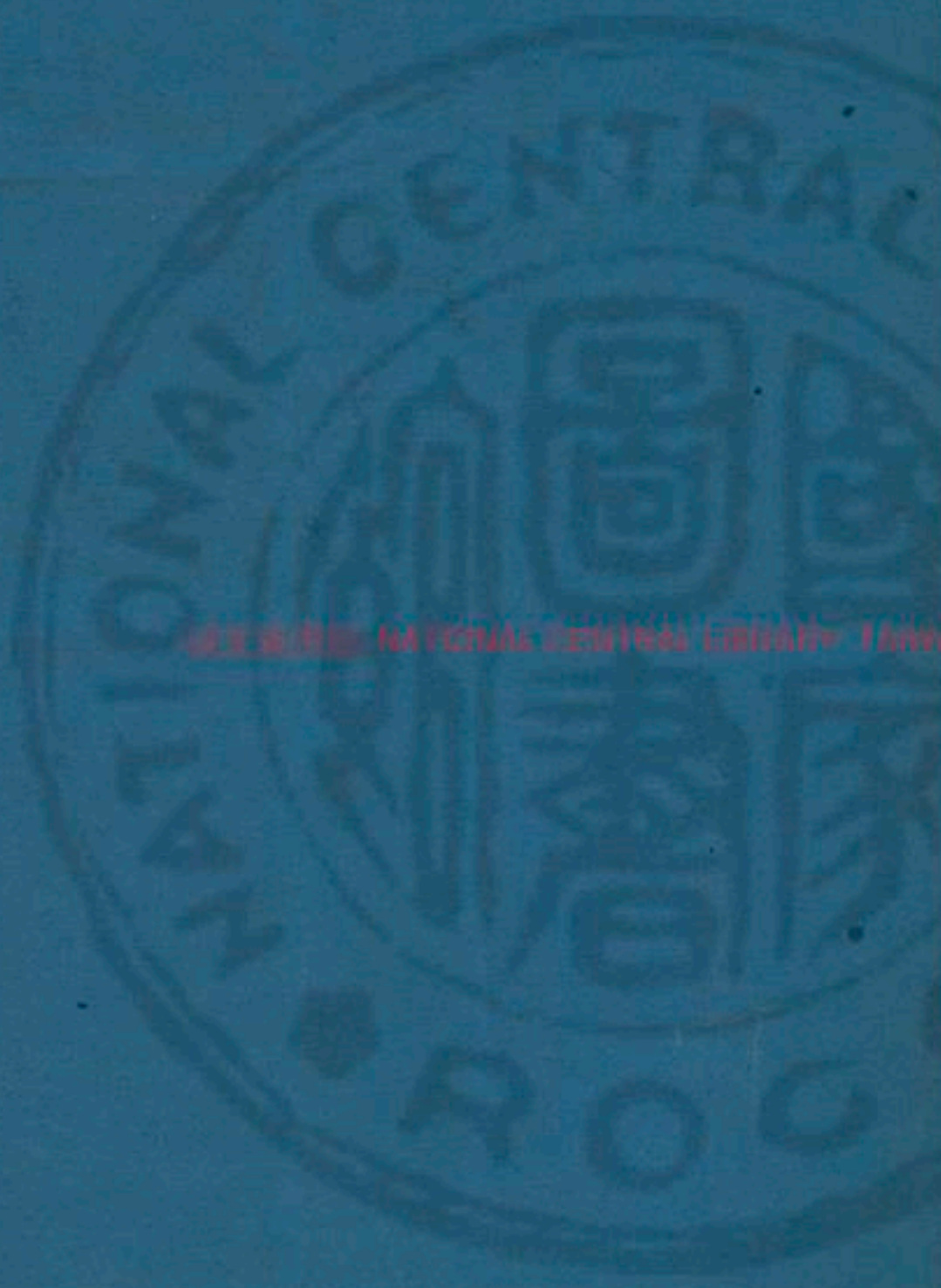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